kolistan 推荐书系

红楼梦原著 论著系列

Produced By Kolistan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

石頭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6.25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

統一書號：10186·591　　定價：4.45元

重印説明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一書，原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影印。當時印數較少，且又時隔二十多年，不少學者反映該書已較難獲見。為了滿足學術界的需要，現據原影印本重印。原書綫裝二册，現改為平裝一册，其内容、款式及收藏者批注、校語、印章等則一仍其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一月

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

胡適

民國十六年夏天，我在上海買得大興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石頭記舊鈔本四大册，共有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八回。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這個鈔本後來就稱爲「甲戌本」。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報告，題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我指出這個甲戌本子是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前面有「凡例」四百字，有自題七言律詩，結句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都是流行的鈔本刻本所沒有的。此本每回有硃筆眉評，夾評，小字密書，其中有極重要的資料，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紅樓夢最初稿本的狀態，如第十三回作者原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來「姑赦之」，才「刪去天香樓事，少卻四五葉」。評語裏還有不少資料，可以考知紅樓夢後半部預定的結構，如云，「琪官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二十八回評），如云，「紅玉（小紅）後有寶玉大得力處」（二十七回評），此皆可見高鶚續作後四十回，並沒有雪芹殘稿本作根據。

自從「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之後，研究紅樓夢的人才知道搜求紅樓夢舊鈔本的重要。

民國二十二年，王叔魯先生替我借得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藏的「庚辰（乾隆二十五，一七六〇）秋定本」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八十回鈔本，其實止有七十七回有零：六十四回與六十七回全缺，二十二回不全，有批語說，「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我又發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結論：「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這二十多年裏，先後又出現了幾部「脂硯齋評本」，我的假設大致已得到證實了。我現在把我們知道的各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子作一張總表，如下：

（1）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即此本，凡十六回，目見上。

（2）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三十八回：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是鈔配的。此本我未見。

（3）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七十七回有零，目見上。

以上鈔本的年代皆在雪芹生前，以下鈔本，皆在雪芹死後。

（4）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此本也是脂硯齋評本，重鈔付石印，妄題「國初鈔本」，底本年代不可知，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暫定為己丑本，凡八十回。

（5）乾隆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凡八十回。此本近年在山西出現，我未見。

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出現一部鈔本比甲戌本更古的，也還沒有一部鈔本上面的評語有甲戌本那麼多的。甲戌本雖止有十六回，而硃筆細評比其他任何本子多得多（庚辰本前十一回無一條評語），其中有雪芹死後十二年的「脂批」，使我們確知他死在「壬午除夕」，像這類可寶貴的資料多不見於其他各本。

所以到今天為止，這個甲戌本還是世間最古又最可寶貴的紅樓夢寫本。

三十年來，許多朋友勸我把這個本子影印流傳。我也顧慮到這個人間孤本在我手裏，我有保存流傳的責任。民國三十七年我在北平，曾讓兩位青年學人兄弟合作，用硃墨兩色影鈔了一本。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來了先父遺稿的清鈔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着，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

今年蒙中央印製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硃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製廠試驗影印很成功，我才決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即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再過兩年的今天，就是他死後二百年的紀念了。我把這部最近於他的最初稿本的甲戌本影印行世，作為他逝世二百年紀念的一件獻禮。

民國五十年，二月十二日，在南港。

目錄

上冊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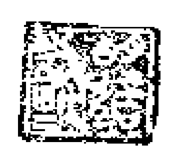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甲戌本曹雪芹自题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一曰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〻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鏨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

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薄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畧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

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

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于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　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　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不剪書　卷一

唐積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列（妙）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自占地步）

荒唐細諳（自首荒唐）則深（妙）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補天濟世）註（勿認真）明

方（用常言）使閱者（荒唐也）了然不（無稽也）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總應十二釵）二丈方經二

十（照應副十二釵）四丈頑石三萬六千（合周天之數）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匕（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剩了一塊未

（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

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煆煉（煆煉後性）

之（方）後（通甚哉人生不能學也）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匕而來生得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①坐于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問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況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携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①此下四百字，戚本作「席地而坐，長談，見此」七字。

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四句乃一部之總綱）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里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煅煉過尚與人踮脚不學者又當如何）性靈却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妙佛法亦須償還况世人之債乎近之賴債者來看此句）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罷（所謂遊戲筆墨也）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明點幻字好）幻術將一塊大

五

昔子房後謁黃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隨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隨此石而去也聊供閱者一笑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奇詭險怪之文有如髯蘇石鐘赤壁用幻處〕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自愧之語〕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金玉其外敗紊其中者見此大不歡喜〕須得在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諺云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信哉〕然後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伏長安大都〕詩禮簪纓之族〔伏榮國府〕花柳繁華地〔伏大觀園〕溫柔富貴鄉〔伏紫芸軒〕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何不再添一句云擇個絕世情癡作主人〕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而居究竟是無真奇貴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々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ㄴ空ㄴ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ㄴ真人携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哉字隸尋舒）可適趣解悶然（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朝代年紀地（文字中斷無新筆墨）輿邦國却反（據余說卻大有考證）失落無考空ㄴ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先駁得妙）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將世人欲駁之腐言預先代人駁盡妙）善政其中只不過幾箇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所以答的好）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ヒ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先批其大端）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

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至草蛇灰線、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傅粉、千皴萬染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

來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註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謬誤

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若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一過因見上面（又要於心了悟亦世之一腐儒耳）雖有些指奸責佞（亦斷不可少）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要緊句）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要緊句）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要緊句）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要緊句）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①此下十五字，戚本無。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烟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了去，方是巨眼。

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①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以石上所記之文。）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是金陵。）這東南一隅（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顛不遇此石。）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開口先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內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巷內有個古廟，（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具焉。）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廢。）字士隱。（託言將真事隱去也。）嫡妻封氏，（風。因風俗來。）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本地推為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為望族，叙事則繁簡有差也。）只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總寫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釵無異。）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

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余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日淚筆

[illegible]八月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採來壓卷其後可知

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謂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云應憐也]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熱日無多]士隱於書房閑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妙所謂三生石上旧精魂也]

瑕字本注玉小疵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

以頑石草木為偶實歷盡風月波瀾嘗遍情緣滋味至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悒鬱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此之謂耶

知眼淚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畔有絳（點紅字）珠（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草一株時有赤瑕（點紅字玉字二）宮神瑛（單點玉字二）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箇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飲食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衷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妙極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況世之人乎趣甚警甚）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總悔輕舉妄動之意）（點幻字）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可曾有此句千古未聞之奇文）

（之奇文）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賠他（餘不及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干人這一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得力處在丁亥春）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隱屈之至）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四字可思）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叠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醒得無痕不落舊套）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對半（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

又見奶娘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洒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子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所謂萬境都如夢境看也）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跛足（是門是了像）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奇佳所謂情僧也）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内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着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四句（生不遇時）言詞道是（遇又不遇）

慣養嬌生笑你痴（前後不直云前何云後是諱知者）　菱花空對雪澌澌（伏後文）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而後嘆也

佛以世謂劫凡三十年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ヒ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假話 妙）字表時飛（實非）別號雨村者（雨村者村言粗語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走了出來這賈（假語也）雨村原係胡州（胡謅也）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又寫一末世男子）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蹔寄廟

中安身每（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一回）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更好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說中滿紙羞花閉月等字

這是雨村目中又不與後之相似

最可笑世之小說中凡寫奸人則用鼠耳鷹腮等語

這方是女兒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

原來是一個丫嬛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八字足矣）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今古窮酸色心最重）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是莽操遺容）這丫嬛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今古窮酸皆會替女婦心中取中自己）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寫士隱愛才好客）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正眼）
釵於奩內待時飛（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寶釵）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奸雄心事不覺露出）

時逢三（是將發之机）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這首詩非本旨不過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收又用起詩社于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卻用三秋作關鍵）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這個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　語拙乃謂）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

晚[舊套是]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寫雨村真是個英雄]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是宿酒）
因思昨日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又週到細甚）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貫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
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
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寫雨村真令人爽快）
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月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霍啟（妙禍起也此因事而命名）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
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箇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療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熄去也不知燒

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

土俗人風

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託言大槩如此之風俗也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几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粮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了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以業之人猶如王老原如是也）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
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挂在街
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脫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ヽ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筭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

道

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

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為壽夏計算痴心不了

一段功名陞黜無時強奪苦爭喜懼不了

總後古今億兆痴人共歷幻場此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

陋室空堂（寧榮既敗之後）當年笏滿床（寧榮未有之先）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雨村等一干新榮暴發之家）蛛絲兒結滿雕梁（瀟湘館紫芸軒等處）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寶釵湘雲一干人）如何兩鬢又成霜（黛玉晴雯一干人）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熙鳳一干人）金滿箱銀滿箱（甄玉賈玉一干人）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一干人）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柳湘蓮一干人）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言父母死後之日）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賈赦雨村一干人）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賈蘭賈菌一干人）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太虛幻境青埂峰一并結住）

石頭記 卷一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處又非一味俗語可到

走罷二字真戀塵攜手若個能行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語雖舊句用于此妥極是極）（苟能如此便能了得）

那瘋跛道人聽了指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笑一聲走罷（如聞）（如見）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了嬛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嬛于得是隱在門

所謂亂哄〻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内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雨村別來無恙否可賀〻）過去俄而大轎内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是無女之情故有大人之分）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該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大半後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

戚又一一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耶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贅瘰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隱梦中一出今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閑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

故用冷子興
演說

中說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回之筆

詩云（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余自謂評書非關評詩也）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一絲不亂）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點睛妙筆）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麽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偶有所得即筆錄之非從首至尾閱過復從首加批者故偶有復處且諸公之批自是諸眼界脂齋之批亦有脂齋取樂處後每一閱亦必有語半言重加批評于側故又有于前後照應之說等批

各匕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有二更時分只見封（出自封肅口內便省却多少閑文）肅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僥倖也）女婿舊（託言當日丫頭回顧故有今日）日相交方纔在咱（偶然僥倖耳非真實得塵中）門前過去因看見嬌（非近日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杏那丫頭買線所（可）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炎條也）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細）兒（為葫蘆案伏線）我說看燈去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說臨走（所謂舊事淒涼不可聞也）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雨村是下流人物看此今之如雨村者亦未有矣）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謝禮却為此偷若人之心也）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

好極！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遙相映射。蓮主也，杏僕也。今蓮反無運，而杏則兩全。可知世人原在運數，不在眼下之高低也。此則大有深意存焉。

從來只見集古集唐等句，未見集俗語者，此又更奇之至。

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一語道盡）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找前伏後）女兒下落（士隱家一段小結束）。封肅回家無話（所謂真不去假焉來也）。卻說嬌杏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註明一筆，更妥當）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妙極。蓋女兒原不應私顧人之情）錯（偶因一回顧），便為（可知守禮俟命者終為餓莩，其調侃寓意不小）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

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箇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狡滑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顔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喜悅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頓妥協却又自己担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

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無半古半今事之所無理之必有極玄極幻荒唐不經之處

可笑近時小說中無故極力稱揚浪子淫女臨收結時還必致感動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慾之界明遂其意何無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處有何謝報到朝廷廟堂之上直將半生淫朽穢瀆高廟聽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證護身符強媒硬保得遂其淫慾哉

得今歲鹺政點的是林如海〔蓋云學海文林也總是暗寫黛玉〕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十二釵正出之地故用真〕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要緊二字蓋鐘鼎亦必有書香方至美〕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總為黛玉極力一寫〕雖有幾門都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帶寫妾妻〕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

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哭者近小説中滿紙班昭蔡琰文君道韞

嫡妻賈氏生得一女（看他寫黛玉只用四字可哭近來小説中滿紙天下無二）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古今無雙字）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寫雨村自得何邑後之交識也又寫冷子興作引）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丫嬛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上半回已終，寫仙逝正為黛玉也，故一句帶過，恐閑文有妨正筆。

大都世人意料此終不能此，不及彼者而反及彼，故特書意在村野風光，却忽遇見子興一篇榮國繁華氣象。

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又一）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誰為智者，又誰能通？一嘆。）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先為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却是為余一喝。）

雨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一部書之總批）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

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寶玉黛玉等未覺之先却不識得既證之後

未出寧榮繁華盛處却先寫一荒涼小境未寫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寫一出世醒人回風舞雪倒峽逆波別小說中所無之法

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隨筆帶出禪機又為後文多少語錄不落空）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是雨村火氣）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腫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火氣）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是翻過來的）齒落舌鈍（是翻過來的）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酒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此人不過借為引繩不必細寫）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竟不知今日

同姓即同宗出可發一笑

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好若多談則累贅）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不突然亦常問答之言）没有子興道到没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雨村已無族中矣何及此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看他下文）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剖小人之心肺聞小人之角）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

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
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
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
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越發生踈難認了子
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
都消踈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
兩宅的人口極多如何就消踈了冷子興道正
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
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
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
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
隔着園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

文是極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話則極痛極悲之話

峻就是後（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一帶花園子里樹木山石也都還有翁蔚洇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道虧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物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語乃今古富貴世家之大病）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甚字好）倒內囊（蓋已半倒矣）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兩句寫出榮府）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了也罕道這樣詩書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家不知只說這

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一轉有力)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演)與榮國(源)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賈薔賈菌之祖不言可知矣)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第二代)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第三代)了官如今一味好道(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嘆)只愛燒丹煉永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第四代)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至蓉五代)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肯讀書只是一味高樂不已把寧

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伏後文〕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第二代〕襲了官娶的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因湘雲故及之〕為妻生了兩個兒子〔記真湘雲祖姑史氏太君也〕長子賈赦次子賈政〔第三代〕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嫡真實事非妄擁也〕銜令其入部習學〔記清〕如今現已陞了〔縱是稱功頌德〕員外郎了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

畧可望者即死嘆嘆

一部書中第一人却如此淡淡帶出故不見後來玉兄文字繁難

此即賈蘭也至蘭第五代

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

奇一落胎胞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

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

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怕這

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

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

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

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

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

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

青埂頂石已得下落

疑

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真千古奇文奇情）我見個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沒有這一句雨村如何罕然厲色并後奇奇怪怪之論）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

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此亦畧舉大槩幾人而言）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譬得好）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

絕大議論寔能發前人所未發來
(handwritten marginal comment)

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人仁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

又一個真正之家特與假家遙對故寫假則知真

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相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女外史中論道奇文）賊了（之立意故覺愈奇）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未虛寫一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此銜無考亦因寓懷而設置而勿論）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說大話之走狗畢肖）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家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

只一句便是一篇家傳，與子興口中是兩樣。

如何只以釋老二號為譬，略不敢及我先師儒聖等人？余則不敢以頑劣目之。

等顯貴，却是富而（如聞其聲）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裏也明白；（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賈家之寶玉，凡寫賈寶玉之文，則正為真寶玉傳影。）不然我自已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小廝們：「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恭敬）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與前八個字嫡對）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令

罪過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鶺鴒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

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姐〻妹〻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方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這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

寫點一筆余謂作者必

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父之長女名元（原也）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以前）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應也）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嘆也）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息也）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〻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之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々如是寫字時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毋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有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御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

非警幻案下而來為誰

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帶出賈環）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另出熙鳳一人）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未見其人先已有照）（畧一總住）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

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筭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喫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門我們慢〻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筭還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箇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村雨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二字觸目淒涼之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蓋）如（如）圭（知）者（亦）他（非正）本（正）係（言）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敘（盡心）了（事）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畢肖）計（趕熱竈者）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細）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

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婚嫁來接因小女未會大產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備下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兄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躬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全是假不全是詐）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二名一字皆有德而來與字中作証）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

（奸險小人欺人之語）

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
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汚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寫如海實寫政老所謂此書有不寫之寫是也）
為矣雨村聽了心中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
是又謝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
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
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大
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
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
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可憐一句一滴血一句一滴血之文）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
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
我顧盼之憂何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實寫黛玉）淚拜別

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執政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之為容若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
同治丙寅季冬月左綿痴道人記

遂同奶娘及榮府中幾箇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箇小童依附黛玉而行（老師收村門生至道今時以汝王納門生為幸）有日（繁中減筆）到了都中進入神京（且按下黛玉以待細寫今故先將雨村安置過一邊方起榮府中之正文也）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至此斯〻好看起來也）拿着宗侄的名帖（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會見雨村相（君子可欺以其方也況雨村正在王莽謙恭下士之時）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雖政老亦為所惑在作者係指東說西也）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〻謀了（春秋字法）一個復職侯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春秋字法）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因賈敘政及之）不在話下（一語過至下回）且說黛玉自那日（言是正文起頭處此後）棄舟登岸（墨與前兩回不同）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車輛久候了這黛玉常（三字細）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寫黛玉自幼之心機）自上了轎進入城中便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先從街市寫來）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先寫寧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到這是外祖母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

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赶上前来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內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磯之上

此書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所謂頰上三毫也

書中正文之人却如此寫出却是天生地設章法不見一絲勉強

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嬛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如見如聞活現于紙上之筆好看煞）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真有是事真有是事）一面聽得人回話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幾千斤力量寫此一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傍寫一筆更妙）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自然順寫一筆）一時衆人慢慢的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外祖母（書中人目太繁故明注一筆使觀者省眼）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赦老夫人）這是你二舅母（政老夫人）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渾寫一筆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矣可笑近之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付臉面

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箇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嬤ヒ並五六個丫嬛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箇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脩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箇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過大家歸坐丫嬛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

迎春　探春　惜春　不犯寶釵　洛神賦中云肩若削成是也　為探春之身材　此筆亦不可少　妙

從衆人目中寫黛玉

草胎卉質豈能勝物耶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勉強支持者也

奇〻怪〻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癩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非襲西遊中一味無稽至不能處便用觀世音可比

女所疼者惟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去了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麼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〻止住〔為黛玉自此不能別住〕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寫美人是如此筆仗看官怎得不叫絕稱賞〕却有一段自然〔為黛玉寫〕的風流態度〔寫照衆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喫飲食時便喫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文字細如牛毛〕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三歲上尚未能記事故云聽說若以為親見那聞親見〕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

甄英蓮乃付十二釵之首卻明寫癩僧一點今黛玉為正十二釵之貫反用暗筆蓋正十二釵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釵或恐觀者惑畧故寫極力一提使觀者萬勿稍加玩忽之意耳

另磨新墨搦銳筆特獨出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幡開遙見英雄俺也

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惟寶玉是更不可見之胃）
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ヒ顛ヒ說了
這些不經之談也没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是作書者自註）（為後菱伏脉）
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人生自當自養榮）（接笋甚便也之筆寫情筆何及）
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得後院
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第一筆阿鳳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後文焉得活跳紙上）
納罕道這些人個ヒ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等非仙助即非神從何而得此機耶）
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原有此想）
一羣媳婦丫嬛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
這個人打扮與衆姊妹不同彩綉輝煌恍如神
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寳攢珠髻綰着朝陽（頭）
五鳳挂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

試問諸公從來小説中可有寫形追像至此者

繫着豆綠宮絛，雙衡比目玫瑰珮（腰），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為阿鳳寫照）黛玉連忙起身接見。（阿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笑字作偶）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里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來老太君打諢，雖是空口傳聲，却是補出一向晨昏起居，阿鳳於太君處承歡應候，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勿以閑文淡文也）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亦曾聽見母親說道：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此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學名者反若假）學名叫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

真有這樣標緻人物出自鳳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筆看

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諒(寫阿鳳)了(全部傳神第一筆也)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方是阿鳳言語)這樣(若一味浮詞套語豈復為阿鳳哉)標緻人物我今纔算見了况且這通身的氣派(仍歸太君方不失石頭記文字且是阿鳳身心之至文)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意)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這是阿鳳見黛玉正文)憐我這妹ヒ這樣命苦怎麽姑媽(文字好看之極)偏就去世了說着(若無這幾句便不是賈府媳婦)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ヒ遠路纔來身子又弱(反用賈母力看阿鳳之術亦甚矣)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ヒ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ヒ幾

歲了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里不要想家想
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
們不好了也〔當家的人事如此畢肖〕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
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
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總為黛玉眼中寫出〕讓他去歇歇說話時
已擺了茶菓上來〔不見後文不見此筆之妙〕親為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
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接閒文是本意避繁也〕月錢也放完了〔知是日用常實〕
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
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
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麽要緊因又說道該隨
手拿出兩〔仍歸前文妙妙〕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
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到是

余知此緞阿鳳並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語机變欺人處耳若信彼果拿出預備不獨被阿鳳瞞過亦且被石頭瞞過了

我先料着了知道妹〻不過〔試看他心机〕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深取之意〕等太〻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果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〻帶了黛玉去見兩個母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眾小厮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眾婆娘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了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

余久不作此語矣
見此語未免一醒

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攙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黛玉之心機眼力)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為大觀園伏脉○試思榮府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偏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這一句都是寫賈赦妙在全是指東指西打草驚蛇之筆若看其寫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追魂攝魄)暫且不忍相見(若見時不獨死板且亦大失情理亦不能有此等妙文矣)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赦老亦能作此語嘆嘆)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

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恤喫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得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爲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命兩三個嬷嬷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嘱咐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嬷嬷引着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內

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綠音[illegible])古(周[illegible]也)銅鼎懸着待漏(音[illegible])隨朝([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也)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illegible])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illegible])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

不在這正堂只（黛玉由正室一段而來是為拜見政老耳故進東房）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若見王夫人則……）內于是（直寫引至東廊小正室內矣）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盌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此不過略叙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底下四副脚踏椅子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椀花瓶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嬤嬤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子（寫黛玉心意）上坐了本房內的丫嬛忙捧上茶

近聞一俗笑語云一莊農人進京回家衆人問曰你進京去可見些個世面否莊人曰連皇帝老爺都見了衆罕然問曰皇帝如何景况莊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寶右手拿一銀元寶馬上稍着一口袋人參行動人參不離口一時要屙屎了連擦屁股都用的是鵝黃緞子所以京中掏茅廁的人都富貴無比試思凡稗官寫富貴字眼者悉皆莊農進京之一流也蓋此時彼實未身經目覩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又如人嘲作詩者亦往往愛說富麗語故有脛骨變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璃琉之誚余自是評石頭記非鄙棄前人也

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那些了鬟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喫了只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金乎玉乎）了鬟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棹棹上（傷心筆墮淚筆）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寫黛玉心到眼到傖夫但云為賈府）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叙坐位豈不可笑）因見挨炕一溜三張（三字有神。此處則一色舊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繡幙珠簾孔雀屏芙蓉褥等樣字眼）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

你（作者慣用此等章法）舅舅今日齋戒（点綴官途）去了（赦老不見又寫政老政老又不能見是重不見重犯不見犯作）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盡讓（四字是血淚盈面不得已無奈何而下四字是）的但我不放心（作者痛哭）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是富貴公子）孽根禍胎（与絳洞花主為對看）是這家裡的混魔王今日因廟裏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你只以後不用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與家子恰對）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的讀書）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

（這是一段反襯章法黛玉心用猜度蠢物等句對著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以黛玉道寶玉名方不失正文雜字是看）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字寫根而發如得之々看過）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處兄弟們（又登開一筆妙々）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此一筆收回是明通部同處原委也）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個小么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這可是寶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迥異之批今始方知蓋小人口碑累累如是）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如是是々非々怪謂角大都皆然）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了鬟來回老

（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却先寫黛玉心中已畢有一寶玉矣幻妙之至只冷子興口中之後余已極思欲一見及今尚未得見狡猾之至）

（這正是賈母正室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一帶之屋中一帶乃賈母之正室也記清）

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後房門）由後（是正房後廊也）廊往西出（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宇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々的屋宇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少什麽東西（二字是他處不寫之寫也）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了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寫得清一絲不錯）後院（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理耳）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

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邊了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鬟雖多都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夾寫如海）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喫茶方不傷（一泒書氣）（最妙）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的改過來因而

5頁已 卷三 土 旨見春

今看至此故想日後以閲王敦初尚公主登廁時不知塞鼻用棗敦輒取而啖之早爲宮人鄙誚多矣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無衆婢所誚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

接了茶早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總爲黛玉以後之事故只以此一件小事爲一表也）捧上茶來方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閑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好極稗官專用腹隱五車書者來看）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與阿鳳之來相映而不相犯）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腳步響丫嬛進來笑道寶（余爲一樂）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文字不反不見正文之妙）玉（似此應從國策得來）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懵懂頑劣之童倒不（這蠢物不是那蠢物却有個極蠢之物相待妙極）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丫嬛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箇輕年公子頭上帶着束

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非夭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聲一哭

髮然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如刀裁眉如墨畫眼（真寫殺）似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怪甚）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正是想必有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

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
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上穿着銀紅
撒花半舊大襖仍就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
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似施脂
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
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
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二詞更妙最可厭野史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語

行爲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凉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末二語最要緊只是紈袴膏粱亦未必不見笑我玉卿可知能效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紈袴矣）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々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々母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又從寶玉目中細寫一黛玉直畫一美人圖）容與衆各別兩彎似蹙（奇眉妙眉）非蹙籠（奇想妙想）烟眉一雙似（奇目妙目）■非（奇想）■目睛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々嬌喘微々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至此八句是寶玉眼中）心較比干多一竅（此一句是寶玉心中）病如西子勝三分（此十句定評直抵一賦）

（更奇妙之至多一竅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謂過猶不及也）

不寫衣裙粧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黛玉之居止容貌亦是寶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能知黛玉終是何等品貌

黛玉見寶玉寫一驚字寶玉見黛玉寫一嘆字一存于中一發乎外可見文字下筆必推敲的准穩方纔用字

（看他第一二三句是何話）

寶玉看罷因笑道（此副知己卿心中有則說出一毫偏滯寄無）這個妹妹我（瘋話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觀）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一見便作如是語宜乎王夫人謂之瘋ミ）他寶玉笑道雖（儍ミ也）然未曾見過他（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怪人謂曰痴狂）然我看着面善心裡就算是舊相認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是真話）未為不可賈母（作小兒語瞞過世人亦可）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與黛玉兩次打一對）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自己不讀書却問别人妙）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個字黛玉便說了名字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寫探春）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好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

奇之至怪之至又忽將黛玉亦寫成一極痴女子觀此初會二人之心則可知以後之事矣

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肚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肚（如此等語焉得怪彼世人謂之怪只瞞不過此書者）撰的太多偏只我是肚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奇極怪極痴極愚極焉得怪）有玉（自為痴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也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箇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試問石兄此一揮比在青埂峯下蕭然坦卧何如）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眾人（如聞其聲恨極語却是疼極語）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若摔那個（一字一千斤重）命根子寶玉滿面（奇甚怪不寫黛玉泣却反先寫寶玉泣）淚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

不是冤家不聚頭第一場也

我就没趣如今來了這麽一箇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這不是箇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箇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没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禮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所謂小兒易哄余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裏面把你林姑娘暫安置

妙極此等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

碧紗㡡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們）（跳出）就（小兒）在碧紗㡡外的床上很妥當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箇奶娘並一箇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箇人來一個自幼奶娘王嬷嬷一箇是十歲的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雜雅不落套是安置之文章）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嬷嬷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的了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

母外另有四箇教引嬤嬤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了𡢃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了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幮〔奇名新名必有所出〕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了𡢃名喚〔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今珍珠又伏下一琥珀矣以下乃寶玉之文章〕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只如此寫又好極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遂回明賈母即便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

前文反明寫寶玉之哭今卻反如此寫黛玉幾被作者瞞過這是第一次算還不知下剩還該多少

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畢粧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可知前批不謬）這裡傷心自己（黛玉第一次哭卻如此寫出）淌眼抹淚的說今見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或摔壞那玉豈不是（所謂寶玉知己全用體貼工夫）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

一家也不知來歷（癩僧幻術亦太奇）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頭有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總是體貼不肯多）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起筆寫薛家事他偏寫宮裁是結黛玉明李紈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已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妙蓋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為情所陷哉）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未出李紈先伏下李紋李綺）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兒無才便有德（有字改的好）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他認得幾個字記得這前朝幾個賢女便罷了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一洗小說窠臼俱盡且命名字亦不見紅香翠玉惡俗）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梁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此時處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實罕見者）一槩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一段敘出李紈不犯寶釵）今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姐妹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此句是從黛玉身上寫來以上了結住黛玉復找前文）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問原告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

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着一箇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

所謂遲則有變往往世人因不經之談誤却大事

嶷之意雨村心中甚是疑怪[原可疑怪余亦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下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語氣傲慢怪甚]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剎心語]把出身之地[自招其禍亦因誇能恃才也]竟忘了[余亦一驚]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了如雷震一驚[但不知門子何知尤為怪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新鮮字眼]鬧遂趁年紀[一路奇奇怪怪調侃世人總在人意臆之外]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妙稱全是假態]是故人又讓了坐[假]好

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全是奸險小人態度活現）不可忘

你（話一跳）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

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座斜簽着坐了雨

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之故這門子道老

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没抄一張（奇對）護官（笑）符

來（三字從來未見奇之至）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我竟（余不敢問）不知門子

道這還了得連這（寫得爽快）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

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府

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

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

爵（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奇甚趣甚如何想來）叫作護

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

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忙中閒筆用得好）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又覺累贅故如此斷法）

雨村猶未看完（橫雲斷嶺法是板定大章法）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

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早為下半部伏根）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斷何大也）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箇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真〻是冤孽相逢）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

（最厭女子的為女子先生是何等大事不是馮為淵止是為英蓮）

不豆言　君曰

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寃孽可巧遇見着拐（善〻惡〻多從可巧而來可畏可怕）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諺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立意買來（虛寫一個情種）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道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薛家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了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

走他的路這裏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妙極人命視為些些小事總是刻畫阿呆兄一耳)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是誰(問得又怪)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至此一醒)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英蓮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然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

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痣從胎（寶釵之熱黛玉之怯悉從胎中帶來今英蓮有痣其人可知矣）裏代來的所以我都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可憐）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得馮公子三日後纔娶過門他又轉有了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環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習最又

又一首薄命嘆英蓮二人一段小悲歡幻景從葫蘆僧口中補出省卻閑文之法也所謂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馮淵作一開路之人

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可憐）何必（真可憐）憂悶（一篇薄命賦特出英蓮）他聽如此說方纔略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世路難行錢作馬）獃覇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箇（為英蓮留後步）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箇多情的若能

使雨村一評方補足上半回之題目所謂此書有繁處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虛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實此則省中實也

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總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等明決今日何翻成箇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老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可發一長嘆〕日後也好見賈王二公的雨村道你說〔奸雄〕的何嘗不是〔這一句已見奸雄全是假〕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奸雄〕重生再造正當殫心〔奸雄〕〔全是假〕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我實不能忍

爲者門子聽了令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近時錯會書意者多如此）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奸雄人）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箇来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

我也說不妥

來看老爺就說乩僊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症（無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無妙極）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見了這個銀子想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奸雄欺人）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

蓋寶釵一家不得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獃兄人命一事，且又帶叙出英蓮一向之行踪，并以後之歸結，是以故意戲用葫蘆僧亂判等字樣，撰成半回，畧一解嘲，畧一嘆世，盖非有意譏刺仕途，亦出人之閒文耳。又註馮家一筆更妥，可見馮家正不為人命，實賴此獲利耳，故用亂判二字為題，雖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辭耳。但其意實欲出寶釵，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頭記之

名人犯雨村（因此三四語收住極妙此則重審ミ問ミ無求拗去也）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實注一筆更好過如此等事又何用細）薛家仗勢倚情偏不（寫可憐此書不敢干涉廊廟者即此等處也莫謂寫之不到蓋作者立意寫閨閣尚不暇）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何能又及此等哉）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隨筆帶出王家）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知（點他寫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終不是大英雄是了結葫蘆）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文字又從此下千里伏線起用葫蘆字樣收用葫蘆字樣盖云一部書皆係葫蘆）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提之意也此亦係寓意處）個不是遠ミ的充發了纔罷當下（本是立意寫此却不肯）言不着雨村（起頭緒故意設出亂判一段戲文其中穿插至此却淡ミ寫來）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

八

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這句加于老兄却是實寫）終日惟有鬬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寫寶釵只如此更妙）生得肌

骨瑩潤擧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
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又只知此寫來更妙）高過十倍自父
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已書字
爲事只省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解
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
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報名
（一段稱功頌德千古小說中所無）
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
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
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
識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
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
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爲送妹待選二爲望親

三因親自入部銷筭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爲遊覽上國風景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阿獃兄亦知不俗英蓮人品可知矣）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同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是極人謂薛蟠爲獃余則謂是大徹悟）他却視爲兒戲自爲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更妙必云云程限則又有落套豈暇又記路程單哉）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

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
（寫盡五陵心意）
了可知天從人愿曰和毋親商議道如今咱們京中
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京居住
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
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毋親道何必如此招搖（若筆）
咱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
（正筆）
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方便
的咱們先能着住下再慢ㄟ的着人去收拾豈
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ㄟ正陞了外省去家
裏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
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毋親道你舅ㄟ家雖
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幾年來你舅ㄟ姨

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〻雖忙着（閑語中補出許多前文此畫家之雲罩峰尖法也）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若留我們咱們且忙〻收拾房舍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子莫如）知道守着舅〻姨（寡母孤兒一段寫得畢肖畢真）娘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爲的你既如此你自已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薛母亦善訓子）幾年卻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分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大家尚義人情大都是也）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〻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

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體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媳婦女兒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叙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了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偺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閑趕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

太太就在這（老太君口氣得情）裏住下大家親（偏不寫王夫人留方不死板）密些等語薛姨媽

正欲仝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

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

明（一例）一應日費供給一槩（作者題清猶恐看官誤認今之靠親投友者）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

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任從其願從此後薛

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

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

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

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

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閑談或和

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

（金玉如見，却如此寫，虛〻實〻，總不相犯）

或看書着碁或做針黹（這一句襯出後文黛玉之不能樂業細甚妙甚）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慇懃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交代結構曲〻折〻筆墨盡矣）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〻無（雖說為紈袴設鑑其意原只罪賈宅故用此等句法寫來）所不至引誘着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八字特洪出政老又是作者隱意）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

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棃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鬧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〻打滅了

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殘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齋重評本補鈔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鬧」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不敘寶釵反仍敘黛玉蓋前回只不過欲出寶釵非實寫之文耳此回若仍緒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黛玉使榮府正文方不至于冷落也○今寫黛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寫黛玉實是寫寶釵非真有意去寫黛玉幾乎又被作者瞞過○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略不寫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釵之正文也○欲出寶釵便不肯從寶釵身上寫來卻先款款敘出二玉陡然轉出寶釵三人方可鼎立行文之法又亦變體

卻說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等處實又非別部小說之熟套起法）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妙極）食（所謂一擊兩鳴法寶玉身分可知）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此句寫賈母）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亦（此句妙細思有多少文章）自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縱是奇之筆寫來健踐似新出之一人耳）真是言和意順畧無（此句定評）參商不想（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甚不同之處耳）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實）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

八字為二玉一生文字之綱

[illegible]

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此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如我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是黛玉缺處），寶釵卻渾然不覺。（這還是天性，後文中則是又加學力了。）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四字是極不好，卻是極妙），視姊妹弟兄皆出一體，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此反謂愚癡，正從世人意中寫也。）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些。（八字定評，有趣。不獨黛玉寶玉二人，亦可為古今天下親密人當頭一喝。）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淚之事矣。）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又字妙）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用二又字，如雙峰對峙，總補二玉正文），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迴轉來。（凡元春消息動矣。）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

寫此文字一段　秦傳也

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之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隨筆帶出妙）來就在（就字義可思）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這是第一家宴偏如此草草寫此如晉人那食甘蔗漸入佳境一樣）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里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嬤ㄟ姐ㄟ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借賈母心中定評）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又夾寫出秦氏來）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

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一副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

如此畫聯焉能入夢

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看此聯極俗用于此則極妙蓋作者之因古今王孫公子劈頭先下金針

既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可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嬤〻說道那裏

當頭一喝技爾反筆提醒伏下秦鍾妙

有個叔〻往侄兒的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〻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

吾謂一段筆墨未恒河沙數枝筆也

宋之宮體未

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又伏下文）站在（又伏下人酒筆便出）一處（得隙便入）只怕那（精細之極）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侯門少年紈袴活跳）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此香名引夢香）襲了人來寶玉便愈覺得（刻骨髓之）眼餳（阿）骨軟（想得又一段）連說好香（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艷極淫極）

芳氣襲人是酒香（已入夢境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一邊

〔艮〕頁已　未完　三

歷敘室內陳設皆寓微意勿作閑文看也

文至此不知從何處想來

何處睡卧不可入夢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亦知之矣

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一路設譬之文迥非石頭記大筆所屬別有他屬余所不知〕于是衆〔二新出〕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欵欵散去只留下襲人〔一個再見〕媚人晴雯〔三新出〕麝月〔四新出尤妙〕四個丫嬛〔看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肩〕爲伴秦氏便分付小丫嬛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

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一句裡点出児性）生總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開口拿春字最緊要）飛花逐水流（二句比也）

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閑愁（將通部人一喝）

寶玉聽（寫出終日與女兒廝混最熟）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蹁躚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

不題言

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閑文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此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前詞却是作者別有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也

廻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菊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色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吁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千古未聞之奇稱寫來竟成千古未聞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上來作揖笑問道

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綿纏于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點題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細極）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正恐觀者忘卻首回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滃染）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也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奇極妙文）膏盲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寫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哭（虛陪六個）司春

（菩薩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點俗人獨不許幻造太虛幻境以警情者乎觀者惡其荒唐余則喜其新鮮有修廟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虛幻境以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

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司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尔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正文）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為緊要之至）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

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廚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正文題〕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常聽二字神理極妙〕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貴公子口声〕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

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矣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爲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
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恰極之至病補雀金裘回中與此合看）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罵死寶玉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副冊廚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

花下面有一池沿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咏菱妙句）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拆字法）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下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此句薛）堪憐咏絮才（此句林）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裏埋（寓意深遠皆非生其地之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

世之好事者爭傳推背圖之說想前人斷不肯煽

感應還即有此說亦非常人供談之物此回悉借其法為兒女子數運之機無可以供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筆

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絕極）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感嘆句自寓）
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好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
云

欲潔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好句）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好句）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身才

判中終之秦可卿 真正死緣[illegible]真不可[illegible]之

一從二令三人木（拆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有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非經歷過者此二句則云紙上談兵過來人那得不哭）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真心實語）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illegible]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通部中筆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寫出此八字來，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別書中所無。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是哄小兒語玩奇細甚景，何必在此打這悶為前文葫蘆廟一點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是夢中景況細極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幕，畫棟彫簷，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

奇筆攄奇文。作書者視女兒珍貴之至，不知今時女兒可知？余為作者癡心一哭，又為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

必有絳珠妹子（絳珠為誰氏？請觀者細思首回。）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唬得欲退不能退，（貴公子不怒而反退，卻是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癡。）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警幻自是個多情種子。）向眾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故近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情詭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二公真無可奈何，開一覺世覺人之路也。）幸仙姑偶來，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

羣芳髓可對冷香丸

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一段叙出寧榮二公足見作者深意〕說畢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奇香〕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座小嬛捧上茶來寶玉自覺清香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

所幕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隱哭字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内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女兒之心女兒之境

無可奈何天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難最難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々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嬛上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肴饌之勝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

此語乃是作者自覺之辭然亦不可過談

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近之大老觀戲必先翻閱角本目覩其詞彼聽觀歌却從警幻處學來

警幻道此酒乃是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艷同杯（與千紅一窟一對隱悲字）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故作頓挫搖擺）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塡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三字要緊不知誰是個中人寶玉即個中人乎然則石）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個中人乎）亦未必（作者亦係個中人乎）深明此調（見者亦個中人乎）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

作者能慣于自站地步又慣于擅起波瀾又慣于故為曲折最是行文秘訣

翻成爵爐矣訖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的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揭開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懷金悼玉大有深意

第一支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非作者為誰。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頭耳。石頭即作者耳）都只為風月情濃。趁着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寞（寥）時。試遣愚衷。（愚字自謙得妙）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讀此幾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開場付末等套嚎濟太甚）

語句潑撒不負自創北曲

第二支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究其隱寓

虛話 係作虛化

緣句畫字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此結是讀者紅樓之要法

自批妙

第四支 恨無常

月刊齋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睜把萬事全拋　蕩悠悠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遥　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　兒命已入黃泉　天倫呵　須要退步抽身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牽連

第六支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意真辭切過來人見之不免失聲）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箇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悲壯之極北曲中不能多得）

第七支　世難容（妙卿實當得起）

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絕妙文填詞中不能多見）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至語）太高人愈妒　過潔世同嫌　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辜

（為吾曹痛下鍼砭）

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

第九支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

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艸
適。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鬪。死。刼。誰。能。
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
長生果。末句閑句收句

第十支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警拔之句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
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
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

世之如阿鳳者蓋不乏
人然機關用盡卻孤兒寡
可不懼哉
過來人觀此寧不放
聲一哭

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見得到

第十一支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 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除加減 上有蒼穹

第十二支晚韶華

鏡裡恩情想得妙 更那堪夢裏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 披鳳襖 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騭積兒孫 氣昂昂頭帶簪纓 氣昂昂

收尾悟元以後諸篇草言卷末時去后悍越此判尽然於舌日已以論

頭帶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
爵位高登 威赫赫爵位高登 昏慘慘
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
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支 好事終

畫梁(六朝妙句)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深意他人不解)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頹墮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是作者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一語不可少)

第十四支 飛鳥各投林(收尾愈覺悲慘可畏)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二句先提寧榮)
有恩的死裏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

相報豈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
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
破的遁入空門　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將通部女子一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淨（又照看葫蘆廟　與樹倒猢猻散反照）
歌畢還又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是極香菱晴雯輩豈可無亦不必再）
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曲自
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
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
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難得兼寫極）
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

石頭記　卷之　十六　第五回

石破天驚鬼夜哭絳芸軒中諸事情景由此而生

那些綠窗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真極）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兩字不淫翻案甚）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錯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

生此病者觀之實不自怪自笑並未是怪笑不來的

可卿者即秦氏也是一是二讀者自省

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帳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陽台巫峽之會數日來柔情綣繾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那日警幻携寶玉可卿閒遊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羣忽爾大河阻路黑水淌洋又無橋梁可通（若有橋樑可通則世路人情猶算不得艱難）寶玉正自徬徨只聽警幻道寶玉再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何成當頭一棒）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薄海茫茫何處是岸噫沉淪陷落誰來指迷誰爲攄捉耶）但遇有緣者度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情道守理衷情之言（四字是作者一生得力處人能悟此庶不爲情迷）寶玉方欲回言只聽迷津內水响如雷竟有一

作者描人寫來至作夢不觸象妙〻〻

夜叉纔怪物攛出直撲而來唬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襲人媚人等上來扶起拉手說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裏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了嬛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龍何為雲何為雨）又聞寶玉口中連叫可卿救我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沒人知道他如何從夢裏叫出來

石頭記　卷五

眉原齋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雲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幻意淫之訓此回借劉嫗却是寫阿鳳正傳並非泛文且伏二遞三遞及巧姐之歸着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無痕是無一筆寫一人文字之筆

題曰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

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
至大腿處只覺氷凉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
來問是怎麽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手一捻襲
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
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
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
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喫畢
晚飯過來這邊襲人忙趁眾奶娘了嬛不在傍
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
央告道好姐々千萬别告訴别人要緊襲人亦
含羞笑問道你梦見什麽故事了是那裡流出
來的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

截[illegible]已足另起一段筆勢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佛耳

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數句文完回題）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綱文字）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寫出襲人身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伏下晴雯）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追魂攝魄之筆）暫且別無話說（一句接住上回紅樓夢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蔴一般並沒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箇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

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畧有些瓜葛是）
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數十回後之正脈也真千里伏線）
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
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
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妙謙是石頭口角）
細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一家姓王乃本地人
氏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
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
連了宗認作姪子那（與賈雨村遥遥相对）時只有王夫人之大
兄鳳姐之父（两呼两起不過欲觀者自醒）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只
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
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

自紅樓夢一回至此則珍饈中之虀耳

城外原鄉中住去了三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石頭記中公勲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音老出偕敍字婆稱呼畢肖）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箇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喫了幾杯悶酒在家閑尋氣惱（爲此病人不少請來看狗兒）劉氏不敢頂撞因此

三

好看煞

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嗔着我多嘴（能而[illegible]着田[illegible]目古說的出來）咱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ㄑ誠ㄑ的多大碗喫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你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妙稱何肖之至）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言錢自何處得來）僱頭不僱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為就禅下針却先從此等小處寫來）如今咱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也沒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刼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到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

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罵死）作官的朋友（罵死）有什麽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倒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四字便抵一篇世家傳）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補前文之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着實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

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定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麽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名利心甚重〔諾詞亂〕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况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邊先試々風頭再說劉姥々道〔口聲如〕嗳喲々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箇什麽東西他家人又不

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我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欲赴豪門必先交其僕寫來一嘆）劉姥〻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箇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來

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亦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逛去（音光去声遊也出借声字婁）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至寧榮街（街名本地風光妙）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彈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徝（指字阝理）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談西呢（不知如何想來又爲候門三等豪奴寫照）劉姥姥只得徝上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角下等着一會

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悮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遶到後街上後門上問就是了（有年紀人誠厚本是自然之理）劉姥姥聽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意物件的鬧烘烘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如何想來合眼覺見）劉姥姥便拉住了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

畢真孩子口氣

踢你跟我來說着跳跳躥躥引着劉姥姥進了（因女眷又是後門故容易）後門至一院墻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嫽嫽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如此口角從何處出來）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請家裏來坐罷劉姥姥一壁走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了頭到上茶來喫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長的（問的有情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再問劉嫽嫽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

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劉婆亦善于权变應酬矣）周瑞家的聽了便猜着幾分意思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在今世周瑞婦算是個懷情不忘的正人）二則也要現弄自已體面（也要顯弄句為後文作地步也陪房本心本意實事）聽如此說便笑說（自是有寵人声口）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箇真佛去的（好口）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枝紀（畧將榮府中帶一帶）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閑時只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箇

人找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箇信去但只一件姨有所不知我們這裏又比不得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當日大舅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我亦說不錯）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到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裏話

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喚小了頭子到倒廳上罷了（一絲不亂）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些閑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嫂嫂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略點一句伏下後文）說着只見小了頭回

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嬷嬷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喫飯是一個空子偕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没了時候了（寫出阿鳳勤勞冗雜並驕矜珍貴等事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下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着眼這也是書中一要緊人紅樓夢曲雖未見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名喚平兒的（名字真極文雅則假）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細蓋平兒原不知此一人耳）又云今日

（眉批：寫阿鳳勤勞等事然却是虛筆故于後文不犯）

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暗透平兒身分）周瑞家的聽了忙出去領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磯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毡簾（是冬日）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是劉姥姥鼻中）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是劉姥姥身子）滿屋裏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是劉姥姥頭目）（此二頭目）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六字盡矣如何想來）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帶清）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

姥兩眼[寫豪門侍見]只得[字法]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從劉姥姥心中目中畧一寫非平兒正傳]便當是鳳姐兒了[畢肖]纔要稱姑奶奶忽聽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稱周大嫂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了頭于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斟上茶來喫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一般[從劉姥姥心中意中幻擬出奇怪文字]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它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幌[從劉姥姥心中目中設譬擬想真是鏡花水月]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

呢正歡時（三字有勁）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
一般不妨到唬的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寫得出）
（細是已時）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奔亂跑說奶
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
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着都迎
出去了劉姥姥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寫得侍僕婦）
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往
那邊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
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見那邊說了一聲擺
飯漸漸人纔都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幾人半
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
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盞森列仍是滿滿的

魚肉在内不過畧動了幾様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喫劉姥姥一扒掌打下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来招手兒叫他劉姥姥會意於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復到這邊屋内来〔從門外寫來〕只見門外鏨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緑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至平〕端端正正〔實至奇〕坐在那裡〔一段阿鳳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傳奢侈珍貴好奇貨註脚寫來真是好看〕手内拿着小

一幅美人畫出
究竟阿鳳不至
剝底美人作者
真乃懷奇巧
報之以半點眼
目視情形之論
膩然如畫人化之
筆而以放模
之與其點目林
者滿紙淋漓

銅火炷兒（稗官中未見此筆）撥手爐內的灰（這一句是天然地設非別文杜撰妄擬者）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一個小小的填漆茶盤盤內一小蓋鍾鳳姐兒也不接茶（神情宛肖）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此等筆墨真可謂追魂攝魄）慢慢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着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鳳姐云不敢稱）數拜問姑奶奶安（周瑞家的云那個姥姥了）鳳姐忙說周姐姐快攙住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凡三四句一氣讀下方是鳳姐聲口）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板兒便躲在背後百

如開多尺不平其新也商人去

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二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阿鳳真真可畏可惡)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如聞)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三笑)道這話叫人沒的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一筆)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不肯落空的是阿鳳)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

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裏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喫剛問些閒話時就（不落空家務事）有家下許多（卻不實寫妙極妙極）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有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兒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周婦係真心為老嫗也可謂得方便）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

老嫗有忍恥之心故後有招大姐之事作者並非泛寫且為求親靠友下一棒喝

不豆書

說一面遞眼色兒（何如余批不謬）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
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
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
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也少不的說
了剛說道這裡只聽得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
府裡小大爺進來了（慣用此等橫雲斷山法）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
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
子脚响進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
身材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如紋神寫照）劉姥姥此時坐
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
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
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

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
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又爲鳳姐好機變）送過來的鳳姐
兒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
說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
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捱了一頓好打呢嬸子
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又一咲凡五）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
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
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裏
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一點兒你
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鑰匙傳幾
箇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
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

[illegible]

傳神之筆寫阿鳳躍躍紙上

[illegible]

出去了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喫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妙却是從劉姥姥[?]）這裡劉姥姥（二字是從劉姥姥心中目中寫來）心身方安（度至下回）方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為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喫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敎你了打發偺們作熟事來只顧喫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

話因笑止道又一笑凡六自劉姥〻来凡笑五次寫得阿鳳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若會說話之人便听他說了阿鳳利害處正在此○問看官常有將挪移借貸已說明白了彼仍推聾粧啞這人為阿鳳若何呵〻一嘆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劉姥姥不知可用過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喫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内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

王夫人數語令余幾哭出

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遭却也没空兒他們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窮親戚來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頭記中見了嘆嘆）慢了他便是有什麽說的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喫畢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抹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點不待上門就該有照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數語亦石頭記再見話）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箇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裏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

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也是石頭記再見了嘆嘆)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了去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裡(可憐可嘆)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可憐可嘆)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憑他怎麼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傍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而不睬(這樣常例亦再見)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

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
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串錢僱了車子坐罷改
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
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裏該問好的問個
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劉姥姥只管
千恩萬謝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來至外廂
房周瑞家的方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
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
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柔些那蓉大爺纔
是他的正經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
兒來了與前眼色真對可見文章中無一個閒字の為財勢一哭劉姥姥笑道我的嫂子赧顏如見
我見了他心眼裏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上

話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兒女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一進榮府一回曲折頓挫筆如遊龍且將豪華舉止令觀者已得大槩想作者應是心花欲開之候

借劉嫗入阿鳳正文送宮花寫金玉初聚爲引作者真筆似遊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會也嘆嘆

子頁言　卷六　月石書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題曰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名何氏　家住江南本姓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不回鳳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處正交代得清楚）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離生動之妙）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釧兒者（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和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立台磯上頑（蓮卿別來無恙否）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

[illegible]

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来（總用双岐岔路之筆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見（自入梨香至此方寫）薛寶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挽着鬒兒坐在炕裡邊伏（好○寫一人換一付筆墨另出一花樣）在小炕几上同了嬛鶯兒正描花樣子呢（一幅繡窗仕女圖）（虧想得週到）見他進来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来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一人不漏一筆不板）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得空便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趂早兒請了大夫来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喫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

那種病那字與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又字實得天成地設之体且省却多少閒文所謂惜墨如金是也

好小小的年紀到坐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喫藥為這病請大夫喫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奇々怪々真如雲龍作雨忽隱忽）錢呢憑你什麽名醫仙藥總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箇秃（見使人逆料不到）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凡心偶熾是以孽火齊攻）因請他看了（渾厚故也）說（假）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卿々覊駡筆不知又何如治之）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箇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卿不知從那裡弄來余則深知是從放春山採來以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玉兔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發了時喫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那個什麽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

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用二字樣點漏十字〕現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的工夫倘或這日雨水不下雨水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

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蜂蜜十二錢白糖十二錢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罎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栢煎湯送下（末用黄栢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皆同有者）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梨香二字有着落並未白白虛設）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一字句）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新雅奇甚）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

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喫一丸也就罷了（以花為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一大白）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是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畧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薛姨媽忽又笑道（忽字又字與方欲二字對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二字仍從蓮上起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蓮也）簾櫳響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女孩子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這是英蓮天生成的口氣妙甚）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荅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

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妙文今古小說中可有如此口吻者〕兩支那四支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了頭帶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古怪二字正是寶卿身分〕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可知周瑞一回正為宝菱二人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出名英蓮〕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

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並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板之至故遠遠以可卿之貌為譬似極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釧兒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傷痛之極必亦如此況佳古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釧聽了倒反為他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不作一筆逸安之極矣陪伴照管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厦内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頭司棋與探春的丫嬛待書妙名賈家四釵之环暗以琴棋書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處二人正掀簾出来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内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謝道命丫嬛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嬛們道在這屋裡不是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寫来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内来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两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等事可知一支筆作千

閒二筆却將後半部緣索提動

不賣書

（百支用◎）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又伏後文）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把這花可帶在那裏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嬛入畫來收了（曰司棋曰侍書曰入畫後又補抱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禿歪剌往那裏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傅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又虛貼一個于老爺可知所尚僧尼者悉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不知道（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騙佈施哄齋供諸惡皆是老禿賊設局寫一種人一種人活像）惜春聽了便問

周瑞家的知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曾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明點愚性二字）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師傅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爲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不忽伏下多少後文豈真爲送花哉）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過（細極李紈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間三帶四使觀者不忽）越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来了連忙（二字着緊）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揔不重犯寫一次有一次的新樣文法）脚的往東邊房裏来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

卷七 六

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聽鶯暗春圖其心思筆墨已是無雙今見此阿鳳一傳則覺畫工太板

而讀中又自有[?]家布之和佛布棄亦依紀惜佛代作此文讀品成之

搖頭兒（有神理）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聞有戲謔是）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于風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声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又萬萬不可故只用柳藏鸚鵡語方知之法畧一皴染不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污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妙）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拿出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又拿出（忙中更忙又曰密處不容針此等處是也）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

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已先去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了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

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箇情分求那一箇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來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沒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你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情就急的你這樣子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又生出一小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頭記筆墨矣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妙極又一花樣此時二玉已隔房矣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帶寶玉聽說先便

二玉隔房不比一處以桕由服全閒日外貫是史之仙筆

余問送花一回薛姨媽云寶丫頭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寶釵正傳又主阿鳳惜春一段則又知是阿鳳正傳今又到顰兒一段却又將阿顰之天性從骨中寫出方知亦係顰兒正傳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啟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數之筆也

余哯纔從學里來几句忽追思昔日形景可嘆想紀稗小兒自開口云學里亦如市俗人開口便云有些小事無何常有着

說什麼花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瞧他夾寫寶玉〕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此處方細寫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妙看他寫黛玉〕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丘壑〕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再看了一看〔吾實不知黛卿胸中有何丘壑再看一看上神〕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替我道謝罷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

事或此掩飾推托之詞耳寶玉若不云從學房裏來凉着然則便云因憨頑時凉着者哉寫來可歷之一嘆

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

〔和林姑娘四字着眼〕

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喫什麽藥論理我該

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來的也着了些凉異

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

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

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

〔着眼〕

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伏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言·

今日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

〔又提甄家〕〔不必細說方妙〕

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

他們帶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

太太千秋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阿鳳一生尖處）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不管打發兩箇女人去就完了又來當什麽正緊事問我（虛描二事真〻千頭萬緒紙上雖一回兩回中或有不能寫到阿鳳之事然亦有阿鳳在後處手忙心忙矣觀此回可知）鳳姐又笑道今兒珍大嫂子來請我明兒過去逛逛明兒到沒有什麽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麽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是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春等姊妹們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兒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

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丫嬛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献茶畢鳳姐就回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麽有什麽東西來孝敬就献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箇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裏作什麽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寶叔立

欲出鯨卿卻先小妯娌閑閑一聚隨筆帶出不見一絲作造

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卻是至情寫愚婦至矣鳳姐兒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到我就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怜珠惜此極相矛盾卻極入情蓋大家婦人口吻如此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句頭起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

此等處寫阿鳳之放縱是為後回伏線

他的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没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不知從何處想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喚秦鐘（設云秦鐘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二語便是此書大綱目大比托大諷刺處）早有鳳姐的丫嬛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

〔俏下夾批：伏筆也不可不知〕

〔攜下夾批：分明寫寶玉卻先偏寫阿鳳〕

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了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箇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強將手下無弱兵）二人隨便起坐說（淡淡寫來）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已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

這一句不是寶玉本意中語却是古今歷來膏粱紈褲之意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一段痴情翻貧富二字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再敢假談道義虛論情常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八字遮飾過多少魑魅紈綺秦卿目中所鄙者秦鐘心中所謂而情脉脉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貧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作者又欲觸過中人忽又二字寫小兒得神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寶玉問讀書亦想不到之大奇事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四字普天下朋友來看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喫茶

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果子擺在裏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一身一体矣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他他雖靦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寫秦鍾又映寶玉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喫什麽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宝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奇秦鍾因說業師于去歲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

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
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已為伴時常大
家討論纔能進益實在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
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
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
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
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
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擔擱着如此說來尊
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
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

真是可見之弟

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
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
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事忙不便為這點小
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

真是可卿之弟

何不速々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
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
豈不是美事寶玉笑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
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
禀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
之理的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
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却（自然是二人輸）又是秦
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

東道一面又說了回話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可見罵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便奇）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太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喫兩日沒得水得了半

這是爲後協理寧國伏線

碗水給主子喫他自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吃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了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看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

先罵（來了）大總管賴二（記清榮府中則是賴大又故意綜錯的妙）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支脚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把子的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日醒了酒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來）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々也不敢和焦大挺腰

子呢不是焦大一箇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冨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忽接此焦大一段真可驚心駭目一字化一淚一淚化一血珠）僧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閙：補出寧榮往事近故特爲天下世家一哭）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僧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荅應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来幾箇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亦發連（来了）賈珍都說出来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来了）畜生來每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以二句批是假卿（?）慰（?）不覓）

一部紅樓淫邪之處恰在焦大口中揭明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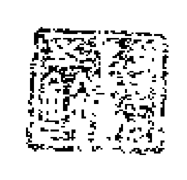
反正從來問其世俗所謂好人所無乃所為之惡人不可播中 [illegible] 字當中

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肐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眾小廝聽他說出這些没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喪也不僱別的了便把他綑起来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遥遥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兒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嘎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話了鳳姐亦忙回

色咭道（哄得妙）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俗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裏說明白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爲友　正爲風流始讀書

原來不讀書即蠢物矣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

題曰　古鼎新烹鳳髓香　那堪翠斝貯瓊漿
　　　莫言綺縠無風韵　試看金娃對玉郎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衆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未必）好發奮又着實的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傍帮着說過日（金針法）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止此便十成了不必繁文再表故妙偷度）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趂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爲賈母寫傳）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來看戲至晌午賈母

便回來歇息了（敘事有法若只管寫看戲便是一無見世面之暴發貧婆矣寫隨便二字興高則往興敗則回方是世代封君正傳且高興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來）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偏與邢夫人相犯然卻是各有各傳）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細甚交代畢）卻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全是體貼）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本意正傳實是曩時苦惱嘆嘆）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細甚）寧可繞遠路罷了當下眾嬤嬤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嬤嬤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往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

一路用淡三色世染行雲流水之法寫出貴公子家常不跡不離氣致經歷過者則喜其寫真未經者恐不免嫌繁

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妙蓋沾光之意○更妙蓋善于騙人之意）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赶上來一箇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沒理沒倫口氣畢肖）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為玉兒）方纔走開（一人知人人俱有心事細細）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使人起遐思）爺是（妙夢遇坡之處也）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玉兒知己）點（笑）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彎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妙蓋云無星戥也）與倉上的頭目名喚戴良（妙蓋云大量也）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箇買辦名喚錢華

余亦受過之騙今閱至此赧然一笑此時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語之人在側觀其形已皓首駝腰矣乃使彼亦細聽此數語彼則潛然泣下余亦為之歎異

不到言

的亦錢閑花之意隨事生情因情得文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裏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來方都各自散了來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許波瀾曲折隨他無意中又偏寫出寶玉寫字來因是愚夫人公子之閑文

然亦是猶是寫寶玉歷來之課事不然後文豈不太突閑言少述此處用此句讀當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了鬟們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

你想着我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滚滚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裏間比這裡暖和那裏坐着我収拾収拾就進去和你說話兒寶玉聽說（從門外看起有層次）忙下了炕來至裏間門前只見弔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

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寶卿正是寫人之筆若與黛玉並寫更難今作者寫得一毫難處不見且得二人真體實傳非神助而何

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這方是寶卿正傳與前寫黛玉之傳一齊參看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難其左右于毫末）寶玉一面看一面口内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擡頭（與寶玉步對）只見寶玉進來（此刻神情畫在烟飛水逝之間一展眼便失于千里矣）連忙起來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這是口中如此）茶來一面（一面言眼中神情俱到）又問老太太姨媽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帶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

余代答曰遂心如意

今見到要瞧瞧（自首回至此回回說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曾細細賞鑒今亦欲一見）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奏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與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猿啼虎嘯之声何如）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註明）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二語可入道故前引其曳秘詩）

失去幽靈真境界（又夾入宝釵不是虛圖對的工）　幻來親就臭皮囊（二語雖粗本是真情然此等詩只宜如此為天下兒女一哭）

好知運敗金無彩（批得好末二句似與題不切然正是極貼切語）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

（又忽作此數語以幻弄成真以真弄幻真真假假恣意遊戲于筆墨之中可謂狡猾之至 作人要老誠 作文要狡猾）

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篆文）

莫失莫忘（篆文）

仙壽恆昌（篆文）

音註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篆文）

二療冤疾（篆文）

三知禍福（篆文）

音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石頭記立誓一筆不寫一家文字）

寶釵看畢（余亦想見其物矣前回中總用草蛇灰線寫法至此方細細寫出正是大關節處）又從翻過正面（可謂真奇之至）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是心中沉吟神理）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閑者試思此一句是）

恨顰兒不早來聽此數語若使彼聞之不知又有何等妙論趣語以悅我等心臆

發獃作什麼（何意思）（請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勢想寶釵面上口中真妙）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金針度矣）的兩句話是一對兒（不着一字）（又引出一個金項圈來鶯兒口中說出方妙）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又寫又喜）（補出素日眼中雖見而實未留心）我也要鑒賞鑒賞寶釵道你別（寫寶釵身分）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富貴中之脂妖粉怪）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按瓔珞者頸飾也想近俗即呼為項圈者是矣）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讖

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瓔珞正面式

不離不棄

音註云 不離不棄

瓔珞反面式

芳齡永繼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合前讀之豈非一對

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已的尚遍因笑問姐姐（與卿亦對否）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明二是一对儿）是一對（余亦謂是一對不知干支中四註八字可）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沙神致）不（理請現看）待說（自思）完（寫佳）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凉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是）不知像何（畢芳體又何）香氣遂問姐姐燻的是什麽香我竟從未聞見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文字是也

此香可得一聞否

過這〔真真罵死一干濃粧艷飾鬻色之輩〕未見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點冷香丸〕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喫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仍是小兒語氣究竟不知別個小兒只寶玉如此〕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寫寶玉愈寫寶釵不容針之文〕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二字畫出身〕擺擺〔奇文寫寶玉不知黛玉身心中是何意〕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箇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

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好點]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宕開文字]姐姐如何[緊接反極]反不解這意思[吾不知顰兒以何物爲心爲齒爲口爲舌實不知胸中有何丘壑]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了不曾[寶玉不知有何丘壑]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你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是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果子呢我吽了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嬤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裏

[強詞奪理]

余最恨無調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觀此則知大家風範

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喫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爲前日秦鐘之事恐見者忘却故于此閒筆重一筆添）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巳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嘗（是溺愛非夸富）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些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喫一鍾李嬤嬤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捱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

（在寶卿口中說出玉兄學業是作微露卸春掛之萌耳是書勿看正面為幸）

他喫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這裏（浪酒閑茶原不相宜）面薛姨（二字如聞）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嬛來讓你奶奶們去也喫杯搪搪雪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喫些酒水這裏寶玉又說不必燙熱了我只要愛喫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着眼）喫了冷酒寫字手打（若不是寶卿說出竟不知玉卿日就何業）顫（肖）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收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喫下去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煖（知命知身）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喫那冷的呢（識理識性博學不雜庶可稱為佳人可笑別小說中一首歪詩几句淫曲便自佳人相許豈不醜殺）寶玉聽這話有情理

寶玉亦聽的出有情理的話來與前問讀書家務並皆大奇之事便放下冷的命人煖來方飲黛玉磕着寶玉不知其立意自何起設想而來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又用此二字黛玉的小丫嬛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來黛玉因含吾實不知何為笑心何為問齒口舌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鸚哥改名也紫鵑姐姐又順筆帶出一個妙名來洗盡春花臘梅等套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要知尤物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妬獅吼輩看去寶玉聽這話知這纔好黛玉借這纔是寶玉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了渾厚天成兩陣這纔是寶釵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知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八

強詞奪理偏他說得如許真未曾勝明也

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的從家裡送箇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真絕倒天下之裙釵矣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樣之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試問石兄此一喚比當日青埂峯猿啼虎嘯之聲何如那肯不喫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鍾就不喫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隄不入耳之言是也防問你的書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嬤嬤激醉了的無怪乎後文一嘆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

在慢慢的放下酒盃了頭（畫出小兒愁蹙之狀楔緊後文）黛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二字指賈政也）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這方是阿顰真意對玉卿之文）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如此之稱似不通）那李嬤嬤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卿是老嫗真心道出）着他了你到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着他我也犯不着勸他你這箇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喫一杯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是[illegible]的真）急（是不忍）又是（認真）笑（是寵極顰兒疼熟顰兒之意）說道真真這林姑娘說出一句話來

我到愛之不暇豈為擲耶

比刀子還尖這算了什麼呢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我也欲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可知余前批不謬）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是嬤前老爺問書之語）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到叫我不安只會放心喫都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罷（二語不失長上之体且收拾若干文千斤力量）因命再熱酒來姨媽陪你喫兩杯可就喫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了頭子們你們在這裏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任他的性多給他喫說着便（寫的到）家去了這裏雖還有三四箇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

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箇小丫頭子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喫了兩杯就忙收過了做了酸笋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飯碧粳（美粥名）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釅釅的滐上茶來每人喫了兩碗薛姨媽方放下心雪雁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來（酬意）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妙問）走走（妙問）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妙答）走（此等不話何[illegible]心中最樂）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咱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不漏）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紅猩

毡斗笠一抖纔往寳玉頭上一合寳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沒見過別人（別人若襲人晴文）帶過（之章也）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瞧罷寳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若使寳釵整理㸃畢卿又不知有多少文章）寳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等不是寳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便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

毋房中賈毋尚未用晚飯知是薛（收的好極）姨媽處（正是寫薛家母女）來更
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
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侍着忽想起
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細）不見衆
人（有是事大有是事）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纔
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
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
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知此救前文最妙且無逗筍之跡）見筆墨在案晴雯先
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
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
了一（懸活現余雙圈不及）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補前文之未到）墨纔罷寶玉忽然
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

石頭記　卷八

是不作詞幻見山文字

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全是体貼)(體貼人)親自爬(可見)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可見)僵冷的呢(寫晴雯是晴雯走下來斷斷不是襲人平兒鶯兒等語氣)寶玉聽了笑(是醉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究竟不知是三個什麽字妙)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箇字那一箇(出題妙)字好黛玉仰頭看裏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原來是這三字)絳芸軒黛玉笑道箇個(滑賊)都好怎麼寫的這麼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斷不可少)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画)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撅

寫顰兒去如此章法從何設想奇筆奇文

嚐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裡寶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絳芸軒中事）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裏喫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喫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喫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喫了飯就擱在那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來給我孫子喫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奶母之倚勢亦是常情奶母之昏憒亦是常情然特于此處細寫一回與後文襲卿之酥酪遙遙一對足見晴卿不及襲卿遠矣余謂晴有林風襲乃釵副真真不錯）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妹吃茶（三字是接上文口氣而來非讓人之稱乃醉意逼真）衆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喫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茶來（偏是醉人搜尋的出細事亦是真情）因問茜雪道早起沏了

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痴情去體貼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問包子問茶順手擲杯問茜雪攆李嬤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襲人數語無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實實大醉也難辭醉鬧非薛蟠紈袴輩可比

一碗楓露茶（與千紅一窟遥映）（所謂閒茶是也與前浪酒一般起落）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沏了這個來茜雪道（又是李嬤事有奏）我原是（如）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是醉後故用二字非有動）嚐嚐就給他喫了（是）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琅一聲打箇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候喫過他幾日（真醉了）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真真大醉了）白白的養着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裝睡引寶玉來謳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

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斷不可少之文）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現成之至）來被（瞧他寫襲卿爲人）雪滑倒了失了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賈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二字奇使人驚）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賈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賈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二字帶出平素形像）眉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試問石兄此一渥比青埂峰下松風明月如何）那賈玉就枕就睡着了被

偷度金針法最巧

作者今尚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

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交代清楚寶玉一段又為候窮一回伏線晴雯茜雪二婢又為後文先作一引次日醒來以上已完正題以下是後文引子前文之餘波此回收法與前數不同矣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縹緻舉止溫柔堪驕養如此溺愛如此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會住在我這裏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

寫可兒出身自養生堂是褒中貶後死封龍禁尉是貶中褒靈巧一至于此

寫秦氏出身与史公寫趙飛燕其生微矣同一筆法

起不長進的東西學秦鐘（總伏後文）一一答應回去稟知他父母秦業（妙名業者孽也蓋云情因孽而生也）現任營繕郎（官職更妙設云因情孽而繕此一書之意）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頓）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出名秦氏究竟不知係出何氏所謂寓褒貶別善惡是也秉刀斧之筆具菩薩之心亦甚難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四字便有隱意春秋字法）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指賈珍）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

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歡喜（為天下讀書人一哭寒素人一哭）只是宦囊羞澀那賈府上上下下都是（原來讀書是終身大事）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又恐（四字可思）悞（近之）了兒子的終身大事（鄉塾師傳者來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可知宦囊羞澀與東併西湊等樣是特為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之輩大哭）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不想浪酒閒茶一段金玉旖旎之文後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詞收住亦行文之大變）（作處石頭記多用此法歷觀後文便知）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這是隱語微詞豈獨指此一事哉。余則為讀書正為爭氣但此爭氣與彼爭氣不同寫來一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父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放爲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〻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〻

今秦可卿托

理宜寄不

也



在封龍禁尉寫乃棄中之[illegible][illegible]去天香樓一
節是不忍下筆也

詩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胡亂二字奇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計算行程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樹倒猢猻散之語全猶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傷哉寧不慟殺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語未盡）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子別人未（貫）必（家一族室頂冠束帶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會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內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倘或二字酷肖婦女口氣）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非阿鳳不明蓋今古名利場中患失之同意也）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古週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事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　松齋

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　梅溪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日後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伏的妙）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此句令批書人哭死）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與鳳姐反對）莫不悲嚎痛（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切氣）哭之人閑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味相板可知後文忽有非實然文字）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為玉一歎）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攙

扶問是怎麽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如何自己說出来了）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

儒帶領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可笑如喪考妣此作者刺心筆也）正合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伏後文）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

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

日推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檣

（刪却是未刪之筆）

木出在潢海鐵網山〔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罷了賈珍聽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麽價的不價〔是阿獃兄口氣〕賞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政老有深意存焉〕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寫個〻皆知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壺奧〕

忽又聽得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補天香樓未删之文）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稱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之登僊閣小丫嬛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非恩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那（式可卿）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旅）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敢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抬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獻茶賈珍心中打筭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得內相機括之快如此)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湊巧正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咱們都是(忙中寫閒)老相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奇談畫盡閹官口吻)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要蠲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那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史小姐湘雲消息也）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有服親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來（是來往祭弔之盛）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

之靈位會芳園的臨街大門洞開現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般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四面朱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媳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

壹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
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諸如等語餘
者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頭尤氏又犯了
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
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
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
愁什麼賈珍見問忙將裏面無人的話說了出
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
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
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

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咲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眾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大爺進來了唬的眾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數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筆筆不空批者亦字字留神之至矣）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因見[illegible]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着裡頭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箇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子家只合你二嬸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箇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看還是不錯的從小兒

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决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滚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瞧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爬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胸中成見已有之語〕不過是裡頭照會照會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與那

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
兩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麽説你
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
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
接過對牌來强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
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
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的有神）那邊也離
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説只得罷了
然後又説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
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麽樣鳳姐兒道

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于三十年後令余想慟血淚盈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箇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卻四五頁也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第十四回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姐之英氣

寫鳳姐之聲勢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姐之驕大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子寅字寓爲陳即辰翼火爲蛇巳字寓爲馬午也魁折鬼鬼金羊未字寓爲侯猴同音申也曉

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四守業即守恒也犬字寓焉此所謂十二支寓焉

路謁北靜王是賈玉正文

詩云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箇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

寧府如此大家阿鳳如此身分豈有使貼身丫頭與家裡男人答話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處

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到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用又限於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已有成見）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了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闔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眾人不敢擅入只（傳神之筆）在窗外聽覷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先點地步）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看你們去再（究轉）不要（妙）說你（此話聽熟了）們這府（一樣）裡原是這樣的這如今可要依（得）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了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來客往到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
上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
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坊收管
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陪這四個
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陪這
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
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
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
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
棹椅古董起至于痰　撣帚一草一苗或丟或
壞就合守這處的人筭賬描陪來昇家的每日

攬總查看我有偷懶的賭錢喫酒的打架辦嘴的立刻就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合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外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紙我有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是協理口氣）們大家（好）辛（龍之至）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撣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

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舉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槩獨蠲了鳳姐見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裏煎了各色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勤勞天天于外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伸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餤口拜水懺又有十三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　手喝了兩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

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泛泛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簇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珍珠滚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紙只聽得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是裏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接聲嚎哭

不寫宗　　卷十四　　　　　　　月　藏　叁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
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
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
只有迎送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
（凡鳳姐惱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
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悮了原來是
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
人道小的天天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
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
（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
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
（又慣綜錯真妙）
前面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
婦作什麼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
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

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兒念過聽了共四件鳳姐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道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

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接上文一樣俱）又發與這人去了（無）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且是仍與好諸人說諸神絕口）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去打二十大板一面又擲下寧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銀米眾人聽了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兒再有悞的打四十

後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慨說看吩咐散
了罷意外眾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
國寧國二處執事領牌交牌人來往不絕那
（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這纔知道鳳姐的利害
眾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守不在
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恐秦鐘受
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
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他
（純是体貼人情）
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
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總喫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
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

那邊喫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吃什麼原
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喫了來的一面歸
坐鳳姐喫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箇媳婦來
領牌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日該
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
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此婦亦善迎合）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
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
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
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咲道依你說
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沒人來領
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

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頑書多早晚纔念呢寶
玉道爬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
收拾出書房来這也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
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
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
們作也得要東西去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
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
姐姐給出牌子来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
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
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
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了鳳姐便叫彩明查撿得好册子
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擭州去的人昭兒来了

顰兒方可長居榮府之文

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請安鳳姐兒便問回來作什麽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麽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奈到晚上回來
復命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
大毛衣服合平兒親自撿點包褁再細細追想
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又細細吩咐昭兒在
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
（切心事耶）（此一句）
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
（畢肖）
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
又走了睏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
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了車帶了
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
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
以備接靈使用色空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

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處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厨茶等項接靈人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並帶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

喫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的人又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讚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於内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都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寫秦氏之喪却只為寫鳳姐一人）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内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通那百般鞦閙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看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

石光守業字何改

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

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祭棚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祖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

前亭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

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
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常讚水溶是
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
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
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箇儀表人材不知
近看時又是怎樣下回便知

第十五回

寶玉謁北靜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迴非在閨閣中之形景

北靜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未曾試過是隱都多少捕風捉影閑文

北靜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為溺愛所累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寫紡線邨姑是寶玉閑花野景一得情趣

鳳姐另任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卻是為淨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寫寶秦事云不知算何賬目未

見真切不曾記得此條疑案蓁創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贅筆墨昔安南國使有題一丈紅句云五尺墻頭遮不得留將一半與人看

詩云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来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

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此句如見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里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縧親自與寶玉（鍾愛之至）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量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体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奬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蔭生

輩之幸矣水落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落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

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上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千百件ミ事內不漏一絲）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

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的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阿鳳真好情〕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躥下來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吩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眾小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厮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已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爱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来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鋤鐝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凡膏粱子弟齊來着眼）向所使與名為何小厮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四

色說明原委（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寶玉聽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聰明人自是一喝即悟）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要自為有趣只見一箇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來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無見過這箇（如聞其聲）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箇站開了（如見其形）我紡與你瞧秦鍾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的是寶玉性生之言）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

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𡚱頭快過來那𡚱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處處點情又伏下一段後文）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土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鄉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𡚱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𡚱頭懷裏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箇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

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四字有文章人生離聚亦未嘗不如此也）多時仍又跟上了大殯早有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喫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箇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

外那里背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
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
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
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
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今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自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華子弟來着眼）（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
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
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
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謂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便住在這里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
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真真辜負祖宗体貼子孫之心）
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
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

遣人来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裏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混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了寳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来秦業年邁（伏一筆）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寳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

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無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幾位師傅念三日血盆經忙的無個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個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箇人無有你接（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

寶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
到的是(總作如)有(是)情(昔寄)意(語)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
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
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
媚二人雖(不)未(愛寶玉如)上手(愛)却(秦鍾)已(亦是)情(各)投(有情)意(孽)合了今能(如聞)兒(著)見
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說給
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來
爭(一語)我(畢)難(肖如)道手(具)裡(語現)有(者)蜜(已自)寶(酬)玉(不如)先(作者)搶(敢)得(何着)了(想)吃着方要
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
請他兩箇去喫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喫這些東
西坐一坐仍出來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

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皆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箇心腹
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
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
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
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
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
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
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
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
的公子的聘禮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
此說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

代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倫家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賤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要打官司告狀起來守倫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不過張家權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倫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酬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如張家礼訣此條作者巧筆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六一人必到紙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如何的長張家要與府尹攀親求尋門路睹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知那守倫說一聲不怕那守倫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家孝敬也都情愿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五字是何闖心跡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曾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曾奶奶也可以主張

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罕稀他的謝禮到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来不信什麽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麽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来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盡忙說有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達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阿鳳欺人如此〕還拿得出來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夠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繼寫阿鳳真[illegible]明中的〕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知人〕攀談起來誰想秦鐘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到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這算什麼

呢再這麼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
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
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個牢坑離了這些
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
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
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
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
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身抱怨
道這算什麼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偺們就叫喊
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

来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别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麽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筭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塞在自已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筭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太覺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

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一想便有許多好處）
想（真好）凡（有）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
插可以指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
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三得）
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便
向（舉）寶（更添）玉一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挺少不
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
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天明
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
將昨日老尼姑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
俱已明白急忙進（不）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
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

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一語過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卻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過至下回】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情蜜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別鳳姐又至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文再見

第十六回

幼兒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為痴貪輩一針疚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贓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却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為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筆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来着落趙嫗討情閑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細直寫将来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

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荅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文荅薔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畧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感今

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夭逝可知除情字俱非寶玉正文

大鬼小鬼論勢利興衰罵儘趨炎附勢之輩

詩曰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却説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為下文伏線）出門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所謂好事多魔也）于無可奈何且自静候大愈時再約那鳳姐見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個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他便一條繩索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

不重　者　者　月石方

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警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嚇得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
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
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
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
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
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
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
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那
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
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
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

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来還是夏太監出来道喜說借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来老爺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妝起来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脫洩及讀至後方知緊收此大段有如歌急調迫之際忽聞戛然檀板截斷真見其大力量處却便于寫寶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的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偷帶病未愈受了笞打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眼前多少文字不寫却從外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一人連用五如何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不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寶玉細問

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掩過寧榮二處許多瑣細閑筆處〻交代清楚方好起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然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瞬息現此便可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

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點黛玉性情趕忙收住正留爲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値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嬌音如聞）大喜（俏態如見）國舅老爺（少年夫妻常事的確有之）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事又謝鳳姐操

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夯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做針腚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況且又無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嚇得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了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漢見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獨這一句不解）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

此等文字作者盡力寫來欲諸公認識阿鳳好看後文勿為泛泛看過

子的武藝況且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番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

阿鳳之弄璉兒如弄小兒可思之至

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個

用平兒口頭謊言寫補菱卿一項實事並無一絲痕跡而有作者有多少機括

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
樣我疑惑偺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
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
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
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兄寧不有玷平兒乎）鳳姐（這世面）
道噯（二字單指女色也）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
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
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補前文之未到）（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也
是吃着碗裏（並將香菱身分寫出）望着鍋裏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
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
姨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
行事卻又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

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讚方知蓮卿真查不虛〕說此擺酒請客的麼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的一般了我到心裡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奸猾幻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必有此一問〕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卿何嘗說謊的〕打發香菱〔是補菱姐正文〕來平兒笑道那裏來的香菱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総是補遺〕遲不送早不送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

奶二爺（平兒看畢書人了）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巳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的見識作用不枉阿鳳生平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喇八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性（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陪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與鳳姐忙讓他一同喫酒令

其上炕去趙嬤嬤致意不肯平兒等早已炕沿下
設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
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
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很咬不動那箇到沒的𦙶
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
炖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喫你怎麽不取去赶
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
來的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
怕什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宝玉之李嬤此處偏又寫一李嬤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今又寫此一回兩〻遥對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我這會子跑來到也不爲酒飯到
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
罷我們的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

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
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
別人也不敢跳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
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
人所以到是來求奶奶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
怕我還餓死了死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
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你還有什麼
不知道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
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
比人強你疼顧照着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

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内人外人這些混賬事我們爺千真萬真是沒有一咲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求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嬷嬷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喫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赳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悮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麽賈璉道就為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来

趙嬤嬤一問是文章家進一步門庭法則

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阿鳳口中出此字可知是関鍵要是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萬人意外之事）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準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関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于閨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啟下回之文）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以致拋離父母音容豈

（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敘出觀者已省大半後再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卻多少累贅筆墨此是避難法）

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會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其致死亡皆由朕躬不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相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防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

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嬤嬤道嗳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

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
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
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
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
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
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
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
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
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
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

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是不忘本之言）誰家有那些錢（最要緊語）買這個（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里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的花園起轉至

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說多謝大爺費心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割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箇兒子還有單聘

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蕃打諒了打諒笑道
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大有
藏掖的賈蕃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蕃在
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
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珍大哥親比你還不會用
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
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猪肉也看見過猪
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
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
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

薔道繞也議到這裏賴爺爺〔此等稱呼令人酸鼻〕說竟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櫳帳幔的〔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短處〕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便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子討〔寫賈薔乖處〕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子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梁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赶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道婿子要帶什麼東西鳳姐笑道別教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阿鳳數人處如此。忽又寫到利弊，真令人一嘆。）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看已經去了這裡賈薔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叔叔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

終處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補明使觀者如身臨足到）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方）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惟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恨事）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妙號隨事生名）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

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之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專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寳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一日重似一日

偏于大熱鬧處寫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牽強且有許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嘆不了悔不了惟以大白酬我作者

也着寶玉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各〻如此又非此情種意功）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閑文）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了還明明白白的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頓一筆方不板）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目覩蕭條景况）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

內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子並幾個弟兄（妙這嬸母兄弟是特來等分絕戶家私的）都藏之（不表可知）不迭（余亦欲哭）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寶玉叫道鯨兄寶玉來了連叫三聲秦鐘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魄（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那裡就肯去（余謂諸公莫笑且請再思）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母還

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狥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着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回了他去走

世人見寳玉而不動心者為誰

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觀此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遊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算是小說）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来見（調侃寳玉二字極妙）不得寳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也無（神鬼也講有益無益）益于我們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着點没錯了的衆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寳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寳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

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總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紅玉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起來就有幾個丫頭子來會他打掃屋子地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掃地誰知寶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

若不好起來(何等行為四字)那時(上二看便知玉兄每情不情兒有情者乎)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中悶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云神一時下來

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了頭(八字寫尽蠢鬟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

在那裏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獨不見(豔飾插金帶銀的襯寶玉寶釵代玉也)

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

着看花兒這裏瞧瞧那裡望望一抬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外似有一個人在那裏

倚着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也)只得又轉了

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丫頭在那

裏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

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

紅玉正自出神忽見(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來襲人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把他們的噴壺借來使使我們的還沒有收拾了來呢紅玉答應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來(文字到此一頓挫之甚)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必云)倒着去只(者是反襯紅玉)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眼眼過了一日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

去自己也〔所謂一筆兩用也〕便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
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
回且說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便命他來抄箇
金剛咒〔用金剛咒〕唪〔引〕誦〔五鬼法〕那賈環在王夫人炕上坐了命人
點上燈拿腔〔小人〕作〔乍得意〕勢的〔者〕抄〔寫來〕寫一〔玩〕昔叫彩雲到茶來
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燈花一時又叫金釧
兒擋了燈影眾了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
只有彩霞〔暗中〕還〔又狀〕和他〔風〕合〔之際〕的來到了一鍾茶遞與他
見王夫人和人說話兒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
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呢賈環道我也知
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
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

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纔是狗咬呂洞濱不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惺惺情惺惺但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一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位堂客在那裡戲文如何酒席好多等話說了不多幾句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大家子弟樣樣）幾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內（余幾幾失聲哭出）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寶玉也攙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慈母嬌兒寫盡）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

環兒種種行為，急寫大家規範矣矣。可恨可恨

拿個枕頭來寶玉聽了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一理兒呢彩霞奪了手道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說着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都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燭燈裏的滾油燙他一下因而故意裝作失手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嗳喲了一聲滿屋人都號一跳連忙把地下的戳燈挪過來又將裏外屋拿了三四

盞着時只見賈玉滿臉滿頭都是燭油王夫人
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給寶玉擦洗一面又罵
賈環鳳姐三步兩步跑上炕去給寶玉収拾着
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脚雞似的我說你
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
纔是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便不罵賈環
便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不知道理下
流黑心種子來也不曾會幾翻幾次我都不理
論你們到得了意了這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
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
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
惡氣不但呑聲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来収拾

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泡幸而眼睛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麼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得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沒有這遍方總說回來偏生又燙了臉

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數着一臉藥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々寶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搖手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林黛玉自已也知道有這件癖性（寫林代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知道（二人純用體貼工夫）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并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因笑道我瞧々燙了那里了有什麼遮着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搬着脖子瞧了一瞧問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々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

是自己燙的（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來）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一跳問起原故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又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又口內嘟嘟嚷嚷的持誦了一回（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渾話却句句都是耳聞）說道管保你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目覩者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余實實經過）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下來暗中就有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掐一下或喫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跌所以往往的那大家子子孫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見

如此說便赶着問道這可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會照耀陰暗邪祟若有那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呢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使幾斤香油添在大海燈裏這海燈就是菩薩的現身法畫夜是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們心愿捨罷了像我們廟裡

点頭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嗇也一日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餘斤合錢三百餘串為一小兒如何服衆太君細心若是

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南安郡王太妃（賊婆先用大餔排試之）有許多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三觔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賊婆諒是有太君思忖上來後用如此數說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賊婆）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點多捨些不妨像老祖宗如今為寶（賊婆廢我作者許多心摹寫也）王若捨多了到不好還怕他禁不起到折了福也不當家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這樣你就一日五觔合準了每月來打躉關了去馬道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慈悲

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道已後大凡寶玉
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
見僧道窮苦之人好施捨的說畢那馬道婆又
閑話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問安閑逛了一
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叫
小丫頭到了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炕上堆
着些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
道可是我正没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
子不拘什麼顏色美一雙給我趙姨娘聽說嘆
口氣道你瞧瞧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
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裏來有的没的都
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那馬道婆見說

果真挑了兩塊袖起來趙姨娘問道可是前兒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叔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在替你上了供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箇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兒大了得箇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了鼻子裏笑了一聲道罷罷再别說起如今就是箇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那一個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趙嫗數語可知玉兒之身況在背後之言）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服（活現趙嫗）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又伸出兩（活現何觀）指頭來馬道

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麼趙姨娘唬的忙搖手兒走到門前（走心胆俱怕破）掀簾子向外看了看無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家去我就不是個人馬道婆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里都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賊婆操必勝之權趙嫗已握其中之算故直出明言可畏可怕）也難怪明不敢怎麼樣暗裏也就算計了還等到這時候趙姨娘聽這話有道理心裡暗暗的歡喜便問道怎麼暗里算計我到有這心只是

阿彌陀佛四字念至此處可恨之至造孽之至可恨之至

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交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他便又故意說道（遠一步卻是近一步）阿彌陀佛（賊婆賊婆）你快休來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著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還是不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了委屈還猶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了法馬了（謝禮大小是如此說法可怕可畏）就便是我希圖你的謝靠你又有什麼東西能打動了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了些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也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

絶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說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有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什麼也零零碎碎攢了幾兩梯己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了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要什麼保人也有到那昝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撒得謊所謂狐羣狗黨大家難免看官記說着便叫着眼過一箇心腹婆子來在耳根底下嘁嘁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的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痴婦模痴婦走到廚櫃裡將梯己拿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道

寶玉乃賊婆之寄名兒況阿鳳乎三姑六婆之為害如此即賈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齋念佛之夫人太君豈能防悔得來此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為寫出看官再四着眼吾家兒孫慎之戒之

這個你先拿了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有道婆作乾娘者來看此句）不顧青紅皂白滿口裏應着伸手先去攫了銀（並不顧三字怕殺人千萬件惡事皆從此三字生）子掖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出來可怕可畏可警可長存戒之）晌掏出十幾箇紙鉸的青臉紅髮的鬼來並兩（如此現成更可怕）箇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ㄑ的道把他兩箇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裏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奶ㄑ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黛玉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到昔常在一

不是畫 [illegible] 脂硯齋

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二三篇書自覺無味便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針綫更覺得煩悶便倚（所謂閒倚繡房吹柳絮是也）着房門出了一回神信步出來看堦（恐冷落園亭）下新迸出的稚笋（笋根稚子無人見今得顰兒一見何幸如之）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花柳故有是十數字也）（純用畫家筆寫）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閨中女兒樂事）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黛玉笑道今日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兒我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去了黛玉笑道可是（試云我正看會真記呢一笑）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十

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道
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
別人嚐着怎麼樣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很好
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
趣見還（起味厚之物耶）不如我每日喫的呢黛玉（卿愛因味輕也卿如何嘗得）道我喫着好
寶玉道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也拿了去罷
鳳姐道你真愛吃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道果
真的我就打發人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
叫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
同打發人送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
喫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我來了鳳姐笑
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閑話你既喫了我們家

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眾人聽了都（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人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常每每道及）一齊笑起來黛玉便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豈其不然歟歟）回過頭去了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此句足要往李）說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別做夢給我們家做了媳婦你想想便指寶玉道你無人物兒門第配不上（大大一寫好接後文）還是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是家私配不上那一點玷辱了誰呢林黛玉便起身要走寶釵便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

他兩個獨鳳姐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寶釵方欲說話昔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奶〻們出去呢李宮裁聽了忙叫着鳳姐等要走周趙兩箇也忙辭了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合你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來了掙着要走寶玉忽然嗳喲了一聲說好頭疼林黛玉道該

不意不知雨著何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其令人

阿彌陀佛只見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寧不叫絕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嘴裏乱嚷亂叫說起胡話來了林黛玉並丫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賈母王夫人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顫且兒一聲肉一聲慟哭起來于是驚動眾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家中一干家人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眾媳婦丫嬛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都沒個寫玉兄驚動若許多人忙亂正寫太君一人之鍾愛耳看官勿被作者瞞主見只見鳳姐兒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焉用雞犬然輝

（煌富麗非處家之常也雖大鬧〻始為兒孫千年之業故于此處必用雖大二字方是一烘騰〻大舍）眾人亦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上去抱着奪下刀來擡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裏丟不下那裏別人荒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寫歡兄）比諸人（忙是愈慌）忙到（忙中之愈）十分（忙且）去又（避正文之繁）恐薛姨媽（寫好事狀）被人（寫得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從向歡兄意中）燥皮知道（又）（寫）賈珍等（一筆妙）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寫）忽一（忙到）眼（容針不能以）瞥見了（似唐突嬋）林黛玉（卻是寫情字萬不能禁者又可知）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裏（寫兒之手神若仙子也于中寫閒真大手眼大章法）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什麼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曾百般的

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的日落王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自己親來瞧問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糊塗不醒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時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等帶着小子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干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是各處去尋僧

覓道。賈政見都不靈效，着實（四字寫盡政老矣）懊惱，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當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書又自應如是語）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裏見些致驗。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倘在床上，一發連氣都將沒了。和家人口無不驚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世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補明趙嫗進），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覓死尋活（指紅爲作法也）。趙姨娘、賈環等心中歡喜趣願。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圍着他兩個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些

収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餘悲痛了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罷也免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裏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還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根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奇語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還不像個避貓鼠兒

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
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
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中越發難過便喝退
趙姨娘自已上來委婉解勸一昔又有人來回（偏寫頭不了又一頭之）
說兩口棺材都作齊備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文真安之繁之文）
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
一叠連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不賣縣毫鬼難二被性數白言文字）
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頭記得力處全在七處以幻作真以真為幻看書人亦要如是看為本）
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又說道有那人
口不安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不利者
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等聽見這些話那
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來賈政雖不自在

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宅何得聽（作者是幻筆合屋俱是幻耳）的（為能無聞）如此真切心中亦是（政老亦落胸中）希罕便命人請了進來

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

跛足道人（僧因鳳姐道因寶玉一絲不亂）只是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

長官不（此俗數法）須多言因聞得尊府人口不利故特來

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二位有何

符水那道笑道你家現放着希世奇珍如何到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説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説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觀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故此不（讀書者觀之）靈驗了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説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峯一别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所謂趣不知聰明趣快活）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朝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汚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無百年的筵席）終須醒　寃孽（三次煅煉爲得不成佛作祖）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卧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沖犯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讓他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使人去趕那裏有箇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

二人就安在王夫人卧室之内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等如得了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喫了精神漸長邪祟少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信聞得喫了米湯醒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聲阿彌陀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惜春問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生這如今寶玉與二姐姐病又是燒香還愿

通靈玉聽癩和尚二偈即刻靈應抵却前回若於莊子及語錄机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

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要賣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黛玉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那些貧嘴惡舌的人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

總批

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閑門見山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引五鬼魘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遇癩

不更書　先主　門后有

和尚疲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刹欲之害如此

此回本意是爲禁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防範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蜜意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説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内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説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内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預不决神魂

不定之際忽（岔開正文却是為正文作引）听窗外問道姐〻在屋裡沒有紅玉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小了頭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來罷佳蕙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交代井〻有法）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〻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〻那裡給（瀟湘常事出自別院婢口中反覺新鮮）林姑娘送錢来正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来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麽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来瞧〻吃兩劑藥就好了紅

眛〻言為任玉之病與黛玉於同出係情字上害出來的

玉道那里的話好〻的家去作什庅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閒言中叙出代玉之弱草蛇灰線）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隹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見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庅樣紅玉道怕什庅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凈（此句令人氣壹總在無可奈何上來）隹蕙道好〻的怎庅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隹蕙㸃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〻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服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呌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筭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怨像你怎庅也不筭

此處豈是不得襲人乃羨襲人是寶玉之愛妾也為後文伏線寫怪後來社迷

小小黃毛丫頭亦有這等病也見余前批不謬也

借佳蕙口中補出寶玉每日閑談之言

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個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氣晴雯綺霰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眾人到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到

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為芸兒害相思也。獄神廟紅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

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實是寫寶玉不如一環婢。）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文字）方（文）要（一頓）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又是不合式）姐的，抬起（言）腳（懼心）來（語）咭咚咭咚（活現）又（活現之文）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總是畫境）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

5頁已　庚二六　三

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已便出房来出了紅怡院一徑往寶釵院内来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奇文)嬤嬤(真令人不得機關)從那邊走来紅玉立住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来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囫圇不解語)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芸哥兒雨哥兒(奇文神文)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兒叫上房裡(更不解)听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是遂心語)叫了李嬤嬤道可(妙的是老嫗口氣)怎麼樣呢

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更不解）就回不進来纔是（是私心語神妙）李嬷嬷道他又不痴為什麽不進来紅玉道既是来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来回来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總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漫〻）（套出真情理）李嬷嬷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説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听説他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里作什麽呢紅玉指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墜兒者贅兒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況又生許多冤情孽債嘆嘆）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説着已徑跑了這裡紅

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或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棱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作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來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的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可知原來匾上是恁樣四個字正（傷哉展眼便紅稱綠瘦矣々）想着（是文若傳點睛）只聽裏（之龍[illegible]史為得不拍案叫絕）面隔着紗窗子笑道快進來罷我怎麽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器皿叠）輝煌文章（陳設耀）灼却（武夷九曲之文）看不見寶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里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一張小小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這是芸哥眼中故作[illegible]式者）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真有書在閒散寬子說話時也放不了玉兄若見此批必云老貨處處不放鬆）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

起身來賈芸拈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可恨可恨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日見了
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
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無福偏偏又
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
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不論不理遍合身樣口氣逼肖）
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
家子的造化（可嘆可嘆）說着只見有個丫嬛端了茶來與（前珮不設正眼今又如此比為用茶來有心）
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此神于接口茶時始起方不哭然）
丫嬛細條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人故留此水許文法用的恰當是芸哥眼中也）
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人却是襲人那賈芸
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却把那

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云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来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么替我到起茶来我来到叔叔這里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罷了揔寫賈云乖覺一絲不亂寶玉道你只嘗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紅玉何以使得我怎么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況寶玉又有何正緊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誰家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有異物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子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在寶叔房內幾年了（漸漸入港）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一椿椿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們大工夫管這些

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听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庅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来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内不甚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自已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来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一頓狡猾之甚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来間色耳）如今且說寶玉打

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
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
麼又要睡覺悶的很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
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
人笑道（不啻[illegible]妙）快起来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来
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
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裡煩
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門在
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
溪看了一回金魚（余）只（亦不）（解）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
箭也似的跑来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前文）只見
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追）了下来一見

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〻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〻的射他作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作什麼所（奇文奇語默思之方意會為玉兄毫無一正事只知安富尊榮而寫）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無縱心腳處）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後文落葉蕭〻寒烟漠〻之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門（始至者故特有忘形忘情話來）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寫得出寫得出）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將耳內忽聽（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用情忘情神化之文）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

在牀上伸懶腰（有神理真〻畫出）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一段不漏且避下着下吸嚼之文）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〻睡覺呢等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向外坐起來（妙極可知代玉是怕寶玉去也）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余代答云來看看妹妹說說話兒解解妹妹的午倦可好不好）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代赤不覺神魂早蕩一

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總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舖床（真正無意忘情）（我也要恬）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

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
樣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
別告許去我再要敢我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
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去穿衣服
老爺叫你呢寶玉听了不覺的打了個焦、雷一
（不止玉兄一驚即阿顰亦不免一唬作者只須寫来收拾二玉之文忘）
般也顧得別的急忙回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
（却顰兒也想作者亦似寶玉道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
培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便問道是作什庅嗎
茗道爺快出来罷横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
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
裡還自狐疑只听墙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
（如此戲矣非戲見無人欲釋二玉非此戲矣不能立解勿得泛泛看過）
看持見是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道要不說
（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
姨父叫你你那裡出来的這庅快培茗也笑着

唬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觧過来是薛蟠哄他
出来薛蟠連忙打躬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难
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
好笑因説道你哄我也罷了怎庅説我父親呢
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庅薛蟠忙
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寫粗豪無心人畢肖）
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説我的父親就完了寶
玉道噯〻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
還跪着作什庅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
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
尋了来的這庅粗這庅長粉脆的鮮藕這庅大

的大西瓜這庅長的一尾新鮮的鱘魚這庅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豬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庅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獃兄亦有此語批書人至此誦往生咒至恒河沙數也）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来（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心語也）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来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来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来話猶未了衆小廝

七手八脚擺了半天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来到先饒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麽寶玉道我可有什麽可送的若論銀錢喫穿等類的東西（誰說得出經過者方說得出美〃）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題畫兒我想起来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宫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来是庚黄（奇文奇文）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

閑事順筆罵死不學之紈袴嘆嘆

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話猶未了

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為金閨潤色也

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

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傷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兎虎捎一翅膀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見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見初三四見我在安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安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無法見去罷了難到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喫酒听唱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似又伏一大事樣英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

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禮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寳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令人快活煞）薛蟠執壺寳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寳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早晚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預馮紫英道多
者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收拾得好）
中襲人正記掛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生員切己之事時刻難忘）
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
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
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
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
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
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
喫我不喫他叫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

此層寫屋

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妳到了茶来
喫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
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
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来了心裡要找他問
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来見寶釵進寶玉的院
内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来剛到了沁芳橋
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来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
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門閑着黛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没好
氣忽見寶釵来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
（把寶釵如此寫法）
上正在院内報怨說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

頰御天真痴傻使我閱此四字不待真向不能無物矣在其後該代玉今得不真怔非此批人細此文明寫寶叙在家玉院中而睡文說都睡下了又說二爺吩一概不準放人進來此正代玉臨出來之思其庭哭家歎傷犯其西圓

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听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

素惟颦傍小可
是可以園內

下泪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了一听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来难道明兒就不見面了（可憐殺可疼殺余亦泪下）越想越傷感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来原来這林黛玉秉絶代姿容具希世俊美（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原来未哭止的一哭）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黙黙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闈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來且看下回（每閱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閱看完想作者此時淚下如豆矣）

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內似有如無賈芸眼中應接不暇

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八字一縷幽香從碧紗窓中暗暗透出又細細的長嘆一聲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俱

純化工夫之筆

二玉這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
手拈來無不是〻也

收拾二玉文字寫顰無非哭玉再哭慟哭玉
只以陪事小心軟求慢慰二人一笑而止
且書內若此亦多〻矣未免有犯雷同之
病故險語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
事拋却各懷以驚心意再作下文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得傳
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
稿嘆〻

晴雯還怒係常事耳寫于叙顰二卿身上與

賜襲人打平兒之文令人于何處設想着筆

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〻上來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到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麽便常常的就自淚自乾先時還解勸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

竟常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
了所以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
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
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三更多天方
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
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
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
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
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
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編
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旄旌幢的都
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

這些事物滿園中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又兼
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
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了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
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麽不見好
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着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下衆人一直的往
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
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
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我去罷我叫林姑娘
去就來說着便往瀟湘館來忽見寶玉進去了
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合黛玉是從

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親一回在一園人俱得閑閑尋樂上看

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己也跟進去（道盡二玉每每小性全不在寶釵身上）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到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的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可是一知書識禮女夫子行為）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寶釵無不相宜）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亭子裏面嘁嘁喳喳（無閑紙閑筆之文如此）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在池中週圍都

是刁鑽偶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站住往裏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說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麽謝他又四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麽給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給你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就算謝

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箇誓來又聽道
我要告訴一箇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
又聽說道噯喲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
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
有人見咱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
若走到跟前咱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
外面聽見這話（四字寫寶釵守身如此）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那些奸淫狗盜之人心机都不錯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燥了況纔說話的語音兒
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習眼空心大最是
箇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
兒一昔人急遣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
要使個金蟬退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
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
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
亭子裏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窓只見寶釵如此
說着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
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
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邊看着他在
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
沒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遶就不見
了必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
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裏說道一定又是在那

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裡又好笑〔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這件事算遇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寶釵身分〕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二句係代玉身分〕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

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笑問奶奶使
喚作什麽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凈
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
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使喚個人出去可
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道
奶〻有什麽話只會吩咐我說去若說(操必勝之權)不齊全(紅兒機)
悞(括志量自知能應阿鳳使令意)了奶〻的事憑奶〻責罰罷了鳳姐笑道你
是誰房裡的我使出去他回來我你我好替你
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
道嗳喲(嗳喲二字)你(回)原來是(玉兒)寶(手下)玉(無)房(能為者)裏(前)的(文)怪道(打諒生的干淨俏)呢也罷了
你(麗四字合而現之)到我家告訴(小紅則)你平(語)姐(現于紙上)〻外頭(矣)屋裏桌子上汝
窰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

五

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屋裏床上有個小荷包拿了來給我紅玉听了徹身去了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棊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上來問道姐〻不知道二奶〻往那去了司棊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往四下裡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沒有探春道往大奶〻院里找去紅玉聽了纔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澆雀兒也

不喂茶鑪子也不籠就在外頭往紅玉道非兒
二爺說了令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
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一人問)道(俱是不用意)茶鑪子呢
紅玉道令兒不是我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
我綺霰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往
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往了沒有二奶奶
(非小紅)纔使喚(誇雅係兩箇)我說話(過出來的)取東西去(怡紅意已定矣)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他們看(衆女兒)方沒(何苦自討之)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
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
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
的筭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

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
纔算得一面說着走了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
分證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
見鳳姐兒在那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
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
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
說着將荷包遞了上來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
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
平姐姐就把這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
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
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
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

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紈笑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到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人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

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哼哼吸吸的急的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必定粧蚊子哼哼難道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宫裁笑道都像你潑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個丫頭就好方纔說話雖不多聽那口氣就簡斷說着又何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听打聽這些人都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

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就是（傳神）林之孝之女（會家之女而精卿常倆之總兩之媒也）鳳姐聽了十分詫意因笑問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天聾地啞（用得是阿鳳口角）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真不知名可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

在　徐本作再

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箇了頭我使他一般的
答應你他饒不挑到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
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就笑道你可是又多心
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嬌呢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在要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
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不敢說只是跟着
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
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
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
起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

笑他癡癡。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ㄟ（明知無是ㄟ事，不得不作開談）昨兒可告我不曾？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不見寶玉，阿顰斷無此一段閒言，總在欲言不言難禁之意，了却情之正文也）：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子，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畢真不錯）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一面想一面走，又猶不得趕後面追了來。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僊鶴見黛玉來了
三個一(橫雲截嶺好極妙極)全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
笑道寶哥々身上好(二玉文原不易寫石頭記得力處在兹)整々三天沒見了寶玉笑
道妹々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
呢探春道哥哥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來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叫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
道(老爺叫寶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
笑道那想是(非謊也)別人(避繁也)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
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
去明兒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書籍卷冊輕
巧頑意兒給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

外大廊小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左不過是金玉銅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子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是論物）朴而（是論人）不俗直（看官着眼）而不作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那一回我穿着

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
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
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
好說什麽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
羅作這樣的東西因而我回來告許襲人襲人
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
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
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
到什麽田地怎麽我是該做鞋的人麽環兒難
到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
鞋襪丫頭一屋子怎麽報怨這些話給誰听呢
我不過閒着沒有事做一隻半雙的愛給那箇

何至如此 焉 妬婦信口 這

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
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
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把頭一
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有的不
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
管認得老爺太太兩箇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
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合誰好什麼
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理論他我不該說他但
他特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
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
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
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

攢了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
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
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
願見的是哥々妹々了去下別人且說梯已去
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
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知他是
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
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
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々落了一地因嘆道這
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這花兒了待我送了
去明兒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
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

把那花兒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文異文，俱出石頭記上，愈出愈奇。）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出閒線絡發之。）寶玉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詩詞歌賦如此章法寫于書上者乎？）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多矣，惟此回處生更新，非顰兒斷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情聆。難為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

三月香巢已壘成
明年花發雖可啄
一年三百六十日
明媚鮮妍能幾時
花開易見落難尋
獨倚花鋤淚暗灑
杜鵑無語正黃昏
青燈照壁人初睡
怪奴底事倍傷神
憐春忽至惱忽去
昨宵庭外悲歌發
花魂鳥魂總難留

樑間燕子太無情
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風刀霜劍嚴相逼
一朝飄泊難尋覓
堦前悶殺葬花人
灑上空枝見血痕
荷鋤歸去掩重門
冷雨敲窗被未溫
半爲憐春半惱春
至又無言去不聞
知是花魂與鳥魂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有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底再看下回

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即字字雙圈批詞通仙料難遂颦兒之意俟看玉兄之後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停筆以待

餞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致生趣耳池邊戲蝶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石頭記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將繁改儉法重作輕抹法虛稿實應法種種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見一然牽強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又如何寫葬花吟

埋香塚葬花乃諸艷歸源葬花吟又係諸艷一偈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不言鍊句鍊字詞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復追求悲傷感慨乃玉兄一生天性真類畢見不知己則實無再有者昨阻余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無疑余幾點金成鐵之人笨甚、、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先不過是點頭感嘆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花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

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机思筆仗令人焉得不叫絕稱奇

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非大善知識說不出這句話來）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二句作禪語參）那黛玉正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豈衆）一個癡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着短命

二字上又把口(情〻不忍道出的字來)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折得好)山尋(誓不寫開門見山文字)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非此三字難留蓮卿玉)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林(見之礼要如此)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今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相離尚遠用七句補空)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近何彈)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自言自語)嘆道(真是句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

不兩言……者二……

樣寶玉（以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我阿月……之……）

笑（日之故勿作愛文看）憑（寶玉兒實心模不着不得不附自切之苦心實事一許方可明心白今）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

姑娘也愛吃連忙干干淨淨收着等姑娘吃一

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

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了我心裡想着姊

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

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

把我放在眼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用此人瞞看也瞞單兒也心動何指在此數句一節似說）

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玉兄口中却是衰甚易之話）

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

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

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

心美的我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林
黛玉耳内听了這話眼内見了這形景心内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玉見）下（阻）淚（非答）來（曷）（有）低（咼）頭不語寶玉
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
好了但只憑着怎麽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
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
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
知你揔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
知怎麽樣縱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
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了緣
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听了這話（情）不（ニ）（不）覺（家）將（而）（目）昨（也）晚
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麽說

三

非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吃
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急）刻就
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吓活的也不忌諱你
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
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
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丫頭懶
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
個原故等我問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
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
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
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
（至此心事全無矣）
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听了又是咬牙

又是笑二人正説話只見丫頭来請喫飯（沒拾得干淨）遂都
往前頭来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
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
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
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
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濟煎藥（引下）踈（去）散
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
説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
那些丸藥不過他吃什麼人参養榮丸王夫人
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
就是麥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赤只記得
有（奇文奇語）箇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扎（慈母前放肆了）手笑道從来也沒

听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也自然（寶玉因代玉事完一心無掛礙越不知不覺）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想是天（慧心人自應知之）王補心丹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是語甚對）寶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余幼時所聞之語合符哀哉傷哉）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燥（此語耳不假）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箇搥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了這個名兒明日就叫人買些來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給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當真的呢我這方子比別箇不同這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

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爲奇只在群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兒薛大哥求了我有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個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寳姐姐寳釵聽說笑着搖手兒道我不知道也没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寳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寳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回身只見黛玉坐在寳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麦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棹子所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所他說不然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你尋他說妹ヒ若沒散的花兒上也淂摘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

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古墳裡的有那古昔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總好如今那裏爲這箇去偷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隨念阿彌陀佛不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幾[不止]百年如今[阿鳳圓謊今作]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作者亦爲圓謊了看此數句則知矣]寶玉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黛玉說話却拿眼睛飄着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所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服你妹妹寶釵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

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况如今在
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總在
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說着只見賈母房
裏的了頭找寶玉黛玉吃飯林黛玉也不見寶
玉走便起身拉了那了頭就走那了頭說等着
寶玉一塊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偺們走我
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
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齋你正緊
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了
頭去罷自先跑到炕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
你們只嘗吃你們的去由他罷寶釵因笑道你
正緊去罷吃不喫隂着林妹妹走一遭他心裏

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罣二則
也記罣着黛玉忙々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
笑道二哥哥你成(冷眼)日(人自)家(然)忙(了)些什麽喫飯喫茶也
是這麽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
林妹々去罷叫他在這裏胡羼些什麽寶玉吃
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院前
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
子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正好
進來替我寫幾箇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
房裏命人取過筆硯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
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

四個寶玉道這是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收起來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合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也沒說今兒見你總想起來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家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家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什麼好的了寶玉

寫寶玉二次前言是[illegible]寶玉[illegible]味暗合[illegible]有小人過言也

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安慰祖母之心也）多喫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好如余言不謬）在那裏呢賈母道裡頭屋裏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二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道這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把剪子一摺（有意無意暗合針對無怪）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謊

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玉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又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裁不曾二爺的事寶玉聽了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說外頭有人請你呢寶玉听說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說道阿弥陀

佛（何苦来）起你（今）回（不忍）来（听）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来到外頭
只見焙茗説道媽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
昨（兒）日（門請）的（出）話（王兄来）便説（信）要（步又）衣（至書）裳去（房）自（文人）己（美）便（筆）往（處）書（點）房（擬）裡（也）来
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来箇老婆
子焙茗上去説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
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與夜間）信兒（叫人）那（對有）婆子道你媽
的秘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住着跟他的
人都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裏来帶信兒焙茗
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説着一逕往東
邊二門上来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
焙茗將原故説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
抱了一個包袱出来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

[illegible]

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双瑞雙壽四個小廝一逕來到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

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鐘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罣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䕷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喝一鐘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値一鐘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吃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誰曾經過嘆嘆西堂故事）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

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要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的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酒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到喝十大杯下去給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下聽寶玉先說寶玉便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
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
的我都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
道你悄々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
呢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洒不盡相思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
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
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住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　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　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　私向花園掏蟋蟀 紫英口中應当如是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箇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

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

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

聽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

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　將來終身指靠誰　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衆

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　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

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

自已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多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了又唱道

荳蔻開花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裏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雙關妙）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蟠

薛蟠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

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

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

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
日纔說道
女兒悲
又咳嗽了兩聲說道
女兒悲　嫁了個男人是烏龜
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
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
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彎腰說道你說的很是
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說道
女兒愁
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　繡房攛出個大馬猴

眾人呵呵笑道該罸該罸這句更不通先還可
恕說（不是）着（一笑）便要斟酒寳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眾人聽說方罷了雲
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
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眾人聽了都吒意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有）根（前）把（前句）老（致）往（有是句）裏戳

眾人聽了都扭着臉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

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眾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蟾蠅嗡嗡嗡
衆人都道罷羅羅羅薛蟾道愛听不聽這個新鮮
曲兒叫做哼哼韵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
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躭悞了別
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
雲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

曲內賸什摽來與襲人一配偶

呀看天河正高　聽譙樓鼓敲　剔銀燈同

入鴛幃悄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兒

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

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飲乾了酒拿起一朵

木擇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煖

衆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

了不淂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

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

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

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

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有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用雲兒細說的是章法）蔣玉菡忙起身陪罪眾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外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這裡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箇叫棋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跳足笑道有

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署表初見之誼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是茜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已一（紅綠牽巾是這樣用法一笑）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

東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喫倆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座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

有更言　考方　月林府

混帳人是[illegible]書
[illegible]人

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要說上幾句又恐怕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裏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裏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不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

二奶奶打發了人叫了紅兒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我想什麽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
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
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
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
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
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
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
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
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别人的也都
是這個麽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柄香如意
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柄

如意你的（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〻二奶〻他兩個每人兩足紗兩足羅兩個香袋兒兩箇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來着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箇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遭說着便叫紫綃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便拿了去

不一時回來道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畄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邊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自道本是絳珠草也）寶玉聽他題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所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

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們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就說箇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々但只是見了姐々就把妹々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那兒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依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劉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

峰巒全露又用畫雲截斷好文字

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揔遠着寶玉寶玉那日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一段酥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

（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宜換眼看）

（於白所謂清水出芙蓉）

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獃了（是情非欲）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去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獃鴈寶釵道獃鴈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不妨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

再看下回分明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棋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熱性之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一體矣　倘若三人一體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

寶玉忘情露于寶釵是後回寡寡忘情之引

茜香羅紅麝串繫於襲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紅樓夢雖小說，狹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

青士椿餘同觀並識 乙丑孟冬

乙丑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庸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夫書今則寫曲法諸書於[illegible]工記出紅樓夢寶之也大書之書外書數余取數曾未嘗見也

戊辰秋

禮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
味之亦深矣

此批本丁卯夏借與綿州孫小峰太守刻於湖南

雲客又記 阿瘖瘖

李伯盂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文不同

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痴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惜不
得與佟四哥三絃子彈唱耳此本是石頭記
真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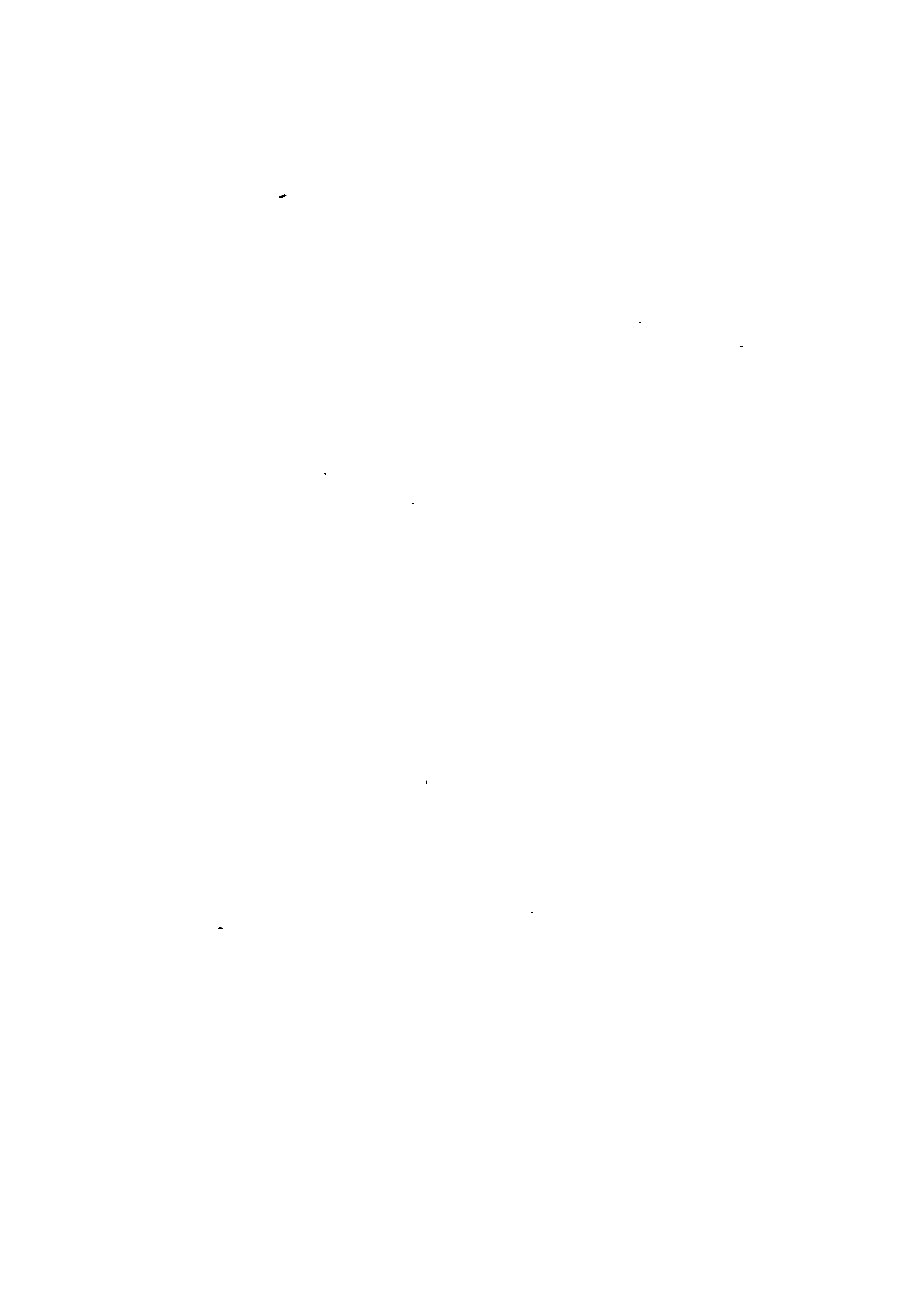
癸亥春日白雲吟客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
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尤為可寶惜止存
八卷海內收藏家更有副本願抄補全之則
妙矣

五月廿七日閱又記

劉銓福，字子重，是北京藏書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五月廿七日跋當在同年。他最後跋在戊辰，當同治七年（一八六八）。

胡適



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

胡　適

我在民國十七年已有長文報告這個脂硯齋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鈔本」了。今天我寫這篇介紹脂硯甲戌本影印本的跋文，我止想談談三個問題：第一、我要指出這個甲戌本在四十年來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第二、我要指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一七五四）寫定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三、我要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並附帶介紹此本上用墨筆加批的孫桐生。

一、甲戌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

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的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近四十年內「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見。

這個脂硯甲戌本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發見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自從此本發見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

我可以舉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四十年前發表的「紅樓夢考證」裏，就有這一大段很冒失的話：

>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這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鈔本紅樓夢」，……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國初鈔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讚，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鈔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鈔本，決不是「原本」了。……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托「國初鈔本」。

我當時就沒有想像到紅樓夢的最早本子已都有總評、有夾評，又有眉評的！所以我看見「戚本」有總評、有夾評，我就推想他已是很晚的展轉傳鈔本，決不是「原本」。（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裏也曾說「戚本」「決是展轉傳鈔後的本子，不但不是錯誤，且也不是改竄。」）

因為我沒有想到紅樓夢原本就是已有評註的，所以我在民國十六年差一點點就錯過了收買這部脂硯甲戌本的機會！

我們試坐自的只說我當時是怎樣罕失、怎樣缺乏紅樓夢本子的知識：

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近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記錄我買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的故事已曲解成了這個樣子：

此本劉銓福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大概三十多年後的青年人已看不懂我說的「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一句話了。這句話是說：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送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于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裏，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

我舉了我自己兩次的大錯誤，只是要說明我們三四十年前雖然提倡搜求紅樓夢的「原本」或接近「原本」的早期寫本，但我們實在不知道曹雪芹的稿本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見到了那種本子，未必就能「識貨」，可能還會像我那樣差一點兒就「失之交臂」哩。

所以這部「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石頭記的發見，可以說是給紅樓夢研究劃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從此我們有了

一部「石頭記真本」（這五個字是原藏書人劉銓福的話）做樣子，有了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從此我們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紅樓夢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了。

在報告脂硯甲戌本的長文裏，我就指出了幾個關於研究方法上的觀察：

(1)我用脂硯甲戌本校勘戚本有評註的部分，我斷定戚本也是出于一部有評註的底本。

(2)程偉元高鶚的活字排印本是全刪評語與註語的，但我用甲戌本與戚本比勘程甲本與程乙本，我推斷程高排本的前八十回的底本也是有評註的鈔本。

(3)我因此提出一個概括的結論，說：紅樓夢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評註的。那些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話；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

這幾條雖然都只是要提出一個辨認曹雪芹的原本的標準。一方面，我要掃清「有總評，有眉評，有夾評，決不是原本」的成見。一方面，我要大家注意像脂硯甲戌本那樣「有總評，有眉評，有夾評」的舊鈔本。

果然，甲戌本發見後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八大冊借給我研究。這八大冊，每冊十回，每冊首葉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以下，每冊首葉題「庚辰秋月定本」，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此本我叫做「乾隆庚辰本」。我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長文，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即台北版胡適文存第四集。討論這部很重要的鈔本。這八冊鈔本是徐星署先生的舊藏書，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這部書。後來因爲我宣傳了脂硯甲戌本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纔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一類的鈔本。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叔魯就向我談及他的一位親戚家裏有一部脂硯齋評本紅樓夢。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我纔見到那八冊書。

我細看了庚辰本，我更相信我在民國十七年提出的「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注的」一個結論。我在那篇跋文裏就提出了一個更具體也更概括的標準，我說：

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我們可以用這個辨認的標準去推斷「戚本」的原本必定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可以推斷程偉元高鶚用的前

八十回「各原本」必定也都題着「脂硯齋重評本」。

近年武進陶洙家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回，其中第十七、十八回還沒有分開，又缺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是補鈔的。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說，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評的。據說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後來歸陶洙。這個己卯本比庚辰本正早一年，形式也最近于庚辰本。

近年山西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沒有標明「脂硯齋重評本」，但我看俞平伯輯出的一些評語，這個甲辰本的底本顯然也是一個脂硯齋重評本。此本第十九回前面有總評，說：「原本評註過多……反擾正文。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　　※　　※

總計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的「古本」，我們可以依各本年代的先後，作一張總表如下：

(1)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適影印本。

(2)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未分開），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3)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秋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共八冊，止有七十八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沒有分開，第十七回首葉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尚無回目，第八十回也尚無回目。第七冊首葉有批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末尾空葉有批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的前葉有題記：「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本有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用己卯本補鈔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民國四十八年有台北文淵出版社翻影印本。

(4)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硯齋評本，石印時經過重鈔。原底本的年代無可考。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補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後。因爲戚蓼生是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我們可以暫定此本爲己丑本。此本有宣統末年（一九一一）石印大字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及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石印小字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黏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回有狄葆賢的眉批，指出此本與今本文字不同之處。小字本的後四十回也加上了眉批，那是有正書局懸賞徵文得來的校記。

⑸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此本雖然書意刪削評註，但保留的評註使我們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

⑹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依據一部或幾部有脂硯齋評註的底本，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此本是後來南方各種雕刻本，鉛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二次排印的「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乙本」。因爲「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板翻刻了，這個校閱改訂過的「程乙本」向來沒有人翻板，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亞東圖書館纔用我的「程乙本」去標點排印了一部。這部亞東排版的「程乙本」是近年一些新版的紅樓夢的祖本，例如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的排印本，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排印本，臺北啓明書局的影印本，都是從亞東的「程乙本」出來的。

※ ※ ※

這一張紅樓夢古本表可以使我們明白：從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曹雪芹還活着的時期，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就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三十年，在這三十八、九年之中，紅樓夢的本子經過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

第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本：止寫定了十六回，雖然此本裏已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

第二，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之間，前八十回大致寫成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檢訂。現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

態。庚辰本仍舊有「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的話，但八十回還沒有完全，還有幾些殘缺情形：

(1)第十七回還沒有分作兩回。

(2)第十九回還沒有回目，還有未寫定而留着空白之處（影印本二、二葉上）。

(3)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

(4)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都還沒有寫。

(5)第七十五回還缺寶玉、賈環、賈蘭的中秋詩。

(6)第八十回還沒有定回目。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曾發見敦敏的懋齋詩鈔殘本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詩，其前面第三首詩題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二字，故他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齋詩鈔影印出來了，我看那殘本裏的詩，不像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況且那首「代簡」止是約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來喝酒的詩，很可能那時敦敏兄弟都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回到甲戌本（影印本九葉至十葉）的記載，主張雪芹死在「壬午除夕」。

第四、從庚辰秋月到壬午除夕，止有兩年半的光陰，在這一段時間裏，雪芹（可能是因爲兒子的病，可能是因爲他的心思正用在試寫八十回以後的書）好像沒有在那大致寫成的前八十回的稿本上用多大功夫，所以他死時，前八十回的稿本還是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殘缺狀態。最可注意的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後（影印本二五四葉）有這一條記錄：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一七六七）夏。畸笏叟。

這就是說，在雪芹死後第五年的夏天，前八十回本的情形還大致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樣子。

第五、在雪芹死後的二十幾年之中，——大約從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後，到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有兩種大同而有小異的紅樓夢八十回稿本在北京少數人的手裏流傳鈔寫：一種稿本流傳在雪芹的親屬朋友之間，大致保存雪芹死時的殘缺情形，沒有人敢作修補的工作，此種稿本最近于現存的庚辰本。另一種

稿本流傳到書坊廟市去了，——「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可）得數十金」，——就有人感覺到有修殘補缺的需要了，於是先修補那些容易修補的部分（第十七回分作兩回，加上回目；十九回也加上回目，校去待補的空白；二十二回潦草補完；七十五回仍缺中秋詩三首；八十回補了回目）；其次補作那比較容易補的第六十四回。最後，那很難補作的第六十七回就發生問題了。高鶚在「程乙本」的引言裏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可見當時廟市流傳的本子，有不補六十七回的，也有試補此回而文字不相同的。戚本的六十七回就和高鶚的本子大不相同，而高本遠勝於戚本。

第六，據浙江海寧學人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的「閱紅樓夢隨筆」，他在乾隆庚戌秋（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已聽人說，有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壬子（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周春在乾隆甲寅（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月記載這段話，應該可信。高鶚續作後四十回，合併前八十回，先鈔成了百二十回的「全部紅樓夢」，可能在乾隆庚戌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鈔本出賣了。到次年辛亥（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纔有程偉元出錢用木活字排印，是為「程甲本」。周春說的「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那是蘇州書坊得到了「程甲本」就趕緊雕版印行，他們等不及高蘭墅先生「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程乙本」了。

這是紅樓夢小說從十六回的甲戌（一七五四）本變到一百二十回的辛亥（一七九一）本和壬子（一七九二）本的版本簡史。如果沒有三十多年前甲戌本的出現，如果我們沒有認識紅樓夢原本或最早寫本的標準，如果沒有這三十多年陸續發見的各種「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紅樓夢本子演變的真相這樣清楚吧？

二、試論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

我在三十四年前還不敢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在他死之前九年多，——止寫成了或止寫定了這十六回書。我在那時只敢說：

我曾疑心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

八十回，那麼，從甲戌到壬午「除夕」，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麼書？………

我在當時看到的紅樓夢古本很少，但我注意到高鶚的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即「程乙本」——的引言裏說的「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我就推論：「這一點使我疑心八十回本是陸續寫定的。」

後來我看到了庚辰（一七六〇）本，我仔細研究了那個「庚辰秋月定本」的殘缺狀態，——如六十四，六十七回的全缺，如第二十二回的未寫完，——我更相信那所謂「八十回本」不是從頭一氣寫下去的，實在是分幾個段落，斷斷續續寫成的；到了壬午除夕雪芹死時，八十回以後止有一些無從整理的零碎殘稿，就是那比較成個片段的前八十回也還沒有完全寫定。

最近半年裏，因為我計畫要影印這個甲戌本，我時常想到這個很工整的清鈔本為什麼止有十六回，為什麼這十六回不是連續的，為什麼中間缺少第九到第十二回，又缺少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在我進醫院的前一天，我寫了一封短信給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聰先生，在那封信裏我第一次很簡單的指出我的新看法：就是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寫成的紅樓夢初稿止有這十六回。我說：

……故我現在不但回到我在民十七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我現在進一步說：甲戌本雖然已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其實止寫成了十六回。………故我這個甲戌本真可以說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樣子。所以我決定影印此本流行于世。

這封短信的日子是「五十、二、二十四下午」。在二十六七小時之後，我就因心臟病被送進台灣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了。

今天我要把那封信裏的推論及證據稍稍擴充發揮，寫在這裏，請研究紅樓夢本子沿革演變的朋友不客氣的討論教正。

※　※　※

甲戌本的十六回是這樣的：

第一到第八回，

缺第九到第十二回。

第十三到第十六回，

缺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

我可以先證明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本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試看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秋月定本的狀態：

①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有二十七葉半之多，首葉題作「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前面空葉上有批語一行：「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②第十九回雖然另起一葉，但還沒有回目，也還沒有標明「第十九回。」

③庚辰本的第二十二回沒有寫完，只寫到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個燈謎，下面就沒有了。下面有一葉白紙，上面寫着：

暫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總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夏，畸笏叟。

這都可見第十七、十八、十九回是很晚才寫成的，所以在庚辰秋月的「定本」裏，那三回還止有一個回目　第二十二回寫的更晚了，直到雪芹死後多年還在未完成的狀態，所以後人有不同的補本，戚本補的第二十二回就和高鶚補的大不相同。（戚本保存惜春的謎，也用了寶釵的謎，還接近庚辰本；高鶚本刪了惜春的謎，把寶釵的謎送給黛玉，又另作了寶釵寶玉兩人的謎。）

這樣看來，甲戌本原缺的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以後才寫的，其中最晚寫的是第二十二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

※ ※ ※

其次，我要指出甲戌本原缺的第九到第十二回也是後來補寫的，寫的都很潦草，又有和甲戌本顯然衝突的地方。

這四回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九回寫賈氏家塾裏胡鬧的情形，是八十回裏很潦草的一回。

第十回寫秦可卿忽然病了，寫張太醫診脈開方，說「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又說，「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這就是說，秦氏不能活過春分了。

第十一回寫秦氏病危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過了冬至，十二月初二，鳳姐奉命去看秦氏，「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鳳姐兒從秦氏屋裏出來，到尤氏上房坐下，

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

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

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

這是很明白清楚的說秦氏病危了，「實在沒法兒了」，「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暗暗的預備好了。

這就到了第十一回的末尾了，忽然接上賈瑞「合該作死」的故事，于是第十二回整回寫的是「賈瑞正照風月寶鑑」的故事，——這一回裏，賈瑞受了鳳姐兒兩次欺騙，得了種種重病，「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係又臘盡春回，」……這分明又過了整一年了。這整一年裏，竟沒人提起秦可卿的病了！

我們試把這四回的內容和甲戌本第十三回關于秦氏之死的正文，總評，眉評，對照着看，我們就可以明白前面的四回是後來補加進去的，所以其中有講不通的重要衝突。

甲戌本的第十三回是這本子裏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卷，此回有幾條硃筆的總評，眉評，夾評，是一切古本紅樓夢都沒有保存的資料。此回末尾有一條總評，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難？）想得

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同葉又有眉評一條：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事，少却四五頁也。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是刪去了，那八個字的舊回目也改成「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了。但甲戌本此回的本文和脂硯評語都還保存一些「不寫之寫」，都是其他古本紅樓夢沒有的。甲戌本寫鳳姐在夢裏：

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叩四下，正是喪鐘，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此本「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之上有眉評說：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那九個字，庚辰本與甲戌本完全相同。己卯本我未得見，但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字記」九五頁，己卯本與庚辰本都作：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戚本改作了：

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程甲本原作：

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程乙本就改作了：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但因為南方的最早雕本都是依據程甲本作底本的，所以後來的刻本和鉛印本，石印本，也還有作「都有些疑心」的。（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論秦可卿之死」，一七七——一七八頁。）但多數的流行本子都改成了「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

我們現在看了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最古的脂硯齋評本，我們可以確知雪芹在甲戌年決心刪去了「淫喪天香樓」四五葉原稿之後，還保留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十五個字的「不寫之寫」的史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紅樓夢的第五回畫冊上本來說的很清楚。畫冊的正冊最後一幅：

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此句文字從甲戌、庚辰兩本及戚本。）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曹雪芹在原稿裏對于這位東府蓉大奶奶的種種罪過，原抱着一種很嚴厲的譴責態度。畫冊的判詞是一證。第五回寫寶玉在秦氏屋裏睡覺，是二證。第七回寫焦大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藏。」是三證。第十三回原標「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又直寫天香樓事至四五葉之多，是四證。在甲戌本寫定之前，雪芹聽從了他最親信的朋友（？）的勸告，決心「姑赦之」，才刪去了那四五葉直寫天香樓的事，才改十三回的回目作「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四證之中，刪去了一證。但其餘三證，都保存在甲戌本以及後來幾個寫本裏。在第十三回裏，雪芹還故意留着「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的史筆。

我們不必追問天香樓事的詳細情形了。我現在只要指出第十三回寫秦可卿突然死去，無論是甲戌以前最初稿本直寫「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或是甲戌、己卯、庚辰各本保存的「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的委婉寫法，都可以用作證據，證明甲戌寫定的石頭記稿本還沒有第十回到第十一回那樣詳細描寫秦可卿病重到垂危的幾回文字。如果可卿早已病重了，早已病到「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已「暗暗的預備了」，這樣病到垂危的一個女人死了，怎麼會叫人「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呢？

所以我們很可以推斷：曹雪芹寫「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原稿的時候，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寫秦氏是病死的。後來他決定刪去了「淫喪天香樓」的四五葉，他才感覺到不能不給秦氏捏造出「很大的一個症候」，在很短的一個冬天，就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在那原空着的四回裏，秦氏的病況就佔了兩回的地位。但因為寫秦氏病狀的許多文字不是雪芹原來的計畫，所以越寫越不像了！本來要寫秦氏活過了冬至，活不過春分的，中間插進了「正照風月寶鑑」的雪芹舊

稿，於是賈瑞病了一年，秦氏也就也得挨過整整一年，到賈璉送林黛玉回南去之後，鳳姐兒才夢見秦氏，接着就是秦鐘四下，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

試看第八回末尾寫賈氏家塾「現今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代之老儒」，是何等鄭重的描寫！再看第十三回鳳姐兒夢裏秦氏說賈氏家塾，又是何等鄭重的想法！何以第九回寫賈氏家塾竟是那樣兒戲，那樣潦草呢？何以第十一回寫那位「當代之老儒」和他的長孫又是那樣的不堪呢？

甲戌本第一回有一長段敍說石頭記的來歷，其中說：

……空空道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

甲戌本這裏有硃筆眉評一條，說：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這一條評語是各種脂硯齋評本都沒有的。這句話好像是說，「風月寶鑑」是曹雪芹寫的一本短篇舊稿，有他弟弟棠村作序：那本舊稿可能是一種小型的紅樓夢：其中可能有「正照風月寶鑑」一類的戒淫勸善的故事，故可以說是一本幼稚的石頭記。雪芹在甲戌年寫成十六回的小說初稿的時候，他「覩新懷舊」，就把「風月寶鑑」的舊名保留作石頭記許多名字的一個。在甲戌年之後，他需要補作那原來缺了許久的第九回到第十二回，他不能全用那四回的地位來捏造秦氏的病情，于是他很潦草的採用了他的「風月寶鑑」舊稿來填滿那缺卷的一部分。因爲這個故事本是從前寫的，勉強插在這裏，所以就顧不到前面敍說秦氏那樣垂死的病情，在時間上就不得不拖延了一整年了。

我提出這四回的內容和第十三回的種種衝突，來證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是甲戌初稿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

※　※　※

所以我近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中間的缺卷，第九到第十二回，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都是雪芹晚年才補寫的。

三、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附記墨筆批書人孫桐生。

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葉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鈔本從誰家出來的踪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我當時太疎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裏的歷史。

我只知道這部十六回的寫本石頭記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書世家劉銓福的藏書。開卷首葉有「劉銓福子重印」，「子重」，「髣眉」三顆圖章；第十三回首葉總評缺去大半葉，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畐子重印」，又襯紙上印有「專祖齋」方印。第二十八回之後，有劉銓福自己寫的四條短跋，印有「銓」，「福」，「白雲吟客」，「阿癐癐」四種圖章。「髣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癐癐」不是別號，是蘇州話表示大驚奇的歎詞，見于唐寅題「白日昇天圖」的一首白話詩：「只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降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齊喊『阿癐癐！』」。劉銓福刻這個圖章，可以表示他的風趣。

十三回首葉的「專祖齋」方印，是劉銓福家兩代的書齋，「專祖」就是「甎祖」，因爲他家收藏有漢朝河間獻王宮裏的「君子館甎」，所以他家住宅稱爲「君子館甎館」，又稱「甎祖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一首記載劉銓福和他父親劉位坦的詩，有「河間君子館甎館，廠肆孫公園後園」之句，葉氏自注說：

> 劉寬夫先生名位坦，（其子）子重名銓福，大興人，藏弆極富。……先生……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名其居曰君子館甎館，又曰甎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甎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專祖」就是說那是甎的老祖宗。劉位坦是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的拔貢，經過廷試後，「爰自比部，肆掌諫垣」，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由御史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他從辰州府告病回京，他死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他是一位博學的金石書畫收藏家，能畫花鳥，又善寫篆隸。劉位坦至少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有一個女兒嫁給太原喬松年，一個女兒嫁給貴筑黃彭年，這兩位劉小姐都能詩能畫，他們的夫婿都是當時的名士。黃彭年「祭

外舅劉寬夫先生文」（陶樓文鈔十四）說他「博嗜廣究，語必窮源，書惟求舊。」又說他「廣坐論學，錯有直橫：橫浩以博，直一以精」，這就頗像章學誠的「橫通」論了。

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慶晚年，死在光緒初年（約當一八一八——一八八〇）。在咸豐初年，他曾隨他父親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蹟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札。一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百家書札真跡」有丁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為說「劉函字銓福」；一為說他「咸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誤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但傳中說他

博學多才藝；金石、書畫、詩詞、無不超塵拔俗；旁及謎子，聯語，亦皆匠心獨運。

這幾句話最能寫出劉銓福的為人。

劉銓福收得這部乾隆甲戌本石頭記是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他有癸亥春日的一條跋，說：

……此本是石頭記真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

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幾個月之後，他又寫了一跋：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語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

五月二十七日

閱，又記。

這兩條跋最可以表示劉銓福能夠認識這本子有兩種特點：第一，「此本是石頭記真本。」「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第二，「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這兩點都是很正確的認識。一百年前的學人能夠有這樣透闢的見解，的確是十分難得的。

他所以能夠這樣認識這個十六回寫本紅樓夢，是因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收藏家，收書的眼光放大了，他不但收藏了各種本子的紅樓夢，並且能欣賞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甲戌本還有他的一條跋語：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 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記。

這是他得此本後第六年的跋語。他曾經細讀紅樓夢，又曾細讀這個甲戌本，所以他能夠欣賞紅樓夢「直是另一種筆墨，……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所以他也能夠認識這部十六回的紅樓夢殘本是「石頭記真本」，又能承認「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

※ ※ ※

甲戌本還有兩條跋語，我要作一點說明。

此本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的兩個朋友寫的：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 青士，椿餘同觀于半畝園，並識。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

青士是濮文暹，同治四年三甲十二名進士；椿餘是他的弟弟文昶，同治四年三甲五十九名進士。他們是江蘇溧水人。半畝園是侍郎崇實家的園子。濮氏兄弟都是半畝園的教書先生。

※ ※ ※

還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自己寫的，因為這條跋提到在這個甲戌本上寫了許多墨筆批語的一位四川綿州孫桐生，所以我留在最後作介紹。劉君跋云：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亦深矣。 雲客又記。

此跋題「雲客又記」，大概寫在癸亥兩跋之後。此跋旁邊有後記一條，說：

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夏借與綿州孫小峯太守，刻於湖南。

我們先說那個「妙復軒」批本紅樓夢十二巨冊。「妙復軒」評本即「太平閑人」評本，果然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湖南「臥雲山館」刻本，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孫桐生的長序，序中說：

丙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寓都門，得友人劉子重貽以「妙復軒」石頭記評本。逐句疏櫛，細加排比，……

如是者五年。………

刻本又有光緒辛巳(七年，一八八一)孫桐生題詩二首，其詩有自注云：

憶自同治丁卯得評本于京邸，………而無正文；余爲排比，添注刻本之上；又親手合正文評語，編次鈔錄。……

……竭十年心力，始克成此完書。………

這兩條都可以印證劉銓福的跋語。

刻本有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孫桐生的跋文，他因爲批書的「太平閑人」自題詩有「道光三十年秋八月在台灣府署評石頭記成」的自記，就考定「太平閑人」是道光末年做台灣府知府的仝卜年。這是大錯的。

近年新出的一粟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頁四八——五七)著錄「妙復軒評石頭記」鈔本一百二十回，有五桂山人的道光三十年跋文，明說批書的人是張新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和他同客莆田；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評本成五十卷，新之回北京去了；四五年之後，「同遊台灣，居郡署………閱一載，百二十回竟脫稿。………」張新之的籍貫生平無可攷，可能是漢軍旗人，但他不是台灣府知府，只是知府衙門裏的一位幕客，這一點可以改正孫桐生的錯誤。

孫桐生，字小峯，四川綿州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甲一百十八名進士，翰林散館後出知郡縣，後來做到湖南永州府知府。他輯有「國朝全蜀詩鈔」。

這部甲戌本第三回二葉下賈政優待賈雨村一段，有墨筆眉評一條，說：

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高士奇)。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勢敗，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之爲容若(納蘭成德)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

同治丙寅(五年)季冬，左綿痴道人記。(此下有「情主人」小印)

這位批書人就是綿州孫桐生。(刻本「妙復軒」批紅樓夢的孫桐生序也說「訪諸故老，或以爲書爲近代明相而作，寶玉爲納蘭容若。………若賈雨村，即高江村也。………」)我要請讀者認清他這一條長批的筆跡，因爲這位孫太守在這個甲戌本上批了三十多條眉批，筆跡都像第三回二葉這條簽名蓋章的長批。(此君的批語，第五回有十七條，第六回有五

條，第七回有四條，第八回有四條，第二十八回有兩條。）　他又喜歡校改字，如第二回九葉上改的「疑」字；第三回十四葉上九行至十行，原本有空白，都被他填滿了；又如第二回上十一行，原作「偶因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墨筆妄改「着錯」爲「回顧」，也是他的筆跡。（庚辰本此句正作「偶然一着錯。」）孫桐生的批語雖然沒有什麼高明見解，我們既已認識了他的字體，應該指出這三十多條墨筆批語都是他寫的。

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八日。